

罪  
惟  
錄

五五



罪惟錄列傳卷之二十九

宦寺列傳總論

國初嚴自宮之律。罪至死。及其家。其隣。其里。若其諸隱匿之者。於是著令不得通文義。酒。婦。傳宣外事。許預政典。兵。俸減至月一石。洪武五年。復中前禁。有內侍。偶語次外朝。立遣回籍不復。十七年。復勒內官勿聞外事。諸司母與內官文移往來。嘗令九部裁定點降之法。不傳。大率清難後。權珰惡其害。已去其禁。于是諸監窰無所稟糧。但有奉管。至司礼監而已。司禮諱屬。和其处在名下。終身不敢二也。太宗之任諸閫。主兵、監營。出鎮坐殿。後代奉以以為

祖訓而加祖訥則蔑視之勢有萬一不能復古者始。于特遣館臣入。初御然則因緣根蒂。豈止文移往來而已。設使不解之義。即寵尊。未能矯五指以行。詣文書。未易悉以遷其奏。然而魏逆故不識。字盡。益最深。則識字者。子之日夜。即通。居然博聞。強記。高皇帝讀史至唐魚朝恩。為之驚心動目。豈知末祀受敗。率由此。歷朝諸帝。中或不無端謹勤勞。然傳此革見德。和可見功也。不可。而況見不德。無物而見。為有功。其可乎。總自典兵。最甚。以至煙理。唐場。提督營造。珠池銀礦。市舶。織染。無不預迨。其後。四力。遺掌廢。勿罪。手織。故君。不聞。媿誘。殊失。曆墮元子。不恤。

矯姦傳奉。盡屠義類。不預二百六十年。興安。章吉等。不過數指。其若雲奇王。承恩。則又祖訓之而不敢望者。夫按表忠祠西附祀。載有內臣胡伯顏。段寔。相傳效命遼國之日者。尚击群奏。又按史餘所載中人當刑。無斬首律。國初止剥皮凌遲二條。以刑餘加等。當極刑也。祖訓刑部有案內司不知何時創立。要之正統中監振時已無祖訓可據。夫成周之制。以冢宰统閭寺。西漢之制。以丞相監官中。宗人署。固漢之制。以宦官制属於寧相樞密。故內侍任守中有罪。韓魏公淳少被召而識敗。近易果彦後言利。僕射葉顥得凡達至政事堂。叱之。後宋無專制者。視周漢有加。

金声桓劉一鵬湯執中劉文煌余應桂何弘保鄭天才李士奇彭述凱  
王士華朱三公吳聖兆李奎戎武功吳著莘士人著妻沈氏沈廷揚李成棟卷子  
元微之妻妻卷子李建捷周朝姜瓊舒忠讓郝尚允諸侍遠失不見

官寺列傳上

杜安道李善胡清董良

杜安道者以編工侍太祖宿衛授尚冠郎改御用監國初外臣入領內職惟安道一人而中官在外衛則初置定遠牧監以李子善為監副胡清董良為御長安道在上左右數十年上與諸大臣惟幄計議安道必預知惟慎密不外泄遇諸大臣前獨一揖不啟口輒退出內庭行步可教後遷出為光祿寺卿又內使趙成八年奉命市馬河州二十五年尚膳監而轝司禮監慶童亦出市馬陝西河州等衛千里諸之至二十日馬茶給之內臣出使即

論曰。不以爲典中。貞名。洪武二年安  
外衛出使。則無不李善道。成爲口寔也。洪武中。內官之  
禁甚嚴。而所見任用如此。顧走命惟謹。異命如無其人。

外衛出使者。多該備。未蒙月。日。朝。暮。各。時。之。事。事。  
凡。事。皆。有。期。限。雖。未。到。期。限。亦。不。得。妄。行。事。事。  
其。主。人。亦。不。得。妄。行。事。事。其。主。人。亦。不。得。妄。行。事。事。  
其。主。人。亦。不。得。妄。行。事。事。其。主。人。亦。不。得。妄。行。事。事。  
其。主。人。亦。不。得。妄。行。事。事。其。主。人。亦。不。得。妄。行。事。事。  
其。主。人。亦。不。得。妄。行。事。事。其。主。人。亦。不。得。妄。行。事。事。  
其。主。人。亦。不。得。妄。行。事。事。其。主。人。亦。不。得。妄。行。事。事。  
其。主。人。亦。不。得。妄。行。事。事。其。主。人。亦。不。得。妄。行。事。事。

云奇

云奇，南粤人。洪武中，右丞胡惟庸邀上幸其第，观醴泉。奇以内监守西华门，刺知惟庸且谋不测，妄觸上輒言状，氣勃然，舌缺不能達。上怒其不敬，左右撻之，折其右臂，垂斃。手猶奮指，賊臣家上鑿，尋以御史中丞除節告密，遣人圍惟庸第。云得壯士裹甲，咸伏屏帷間，及召奇，已死。上悼之，贈左少監，賜葬鐘山，給酒掃戶六人。嘉靖中，贈太監。論曰：罪惟庸以不軌甚之，云爾。從兵間久，窮柄太重，內外疑之。夫云奇舊指，何遂預知，裹甲以待至，謂登城望見，處如駕臺，開門公事，安得暴露如此。且除節之告已。

移時矣。猶伏屏帳間。何拙也。豈至尊無衛。一至此乎。當時雲竒或習知吳右丞不歇。勸帝輦勿臨其室。是其誠執手尔。不必果有其迹也。

辨麻若云。於此之東。中為海。幹肺間。是曰青。又成土。對半部。吾昔與張工藝。事以嘲史。中丞和指。皆善畫。董人圖曉。呼子娘。下詛唾。太公其不遠。武式雖之。并其可。著。委櫓。以內。趙筆。西畫門。陳嗟。渺蕭。且無不。陳陵。歸上筆。言作。承。寫。后。南。舉人。然。先。中。否。憂。附。畫。燭。土。幸。其。莫。歸。難。見。否。

鄭和孟驥李謙雲祥王安馬清李進馬雲王嘉禾王彥李興王琮李達阮安沐敬

劉永誠

鄭和初名三保、雲南人、与西番人孟驥初名添兒、滇人李謙、初名保兒、胡人雲祥、初名猛哥、田嘉禾、初名哈喇帖木兒、而狗兒者、為王彥、燕王時皆以闖、從起兵有功後皆賜姓名、而彥最敢戰先登八國後皆授太監。或言建文帝出走外島、上欲踪跡之、永樂四年、乃遣太監鄭和為使貳以侯顯、擇舌人馬歡輩從行、帥舟師三萬七千人、發福州五  
希門、行賚西洋右哩滿刺諸番、凡至二十餘國、往返幾且三十年、自占城東南通國十數、蘓門最遠、自蘓門通國六七

柯枝最遠。日柯枝通國六七。天方最遠。而天堂印度諸國亦在職方。宣威海外。一破國都。再擄。遠近三二。擄大盜。節採取未名之寶。以巨萬計。內臣之專征外國。自和始。王安女直人。初名不花都。亦從鄭和等後燕起兵有功。永樂八年。令安監視京營。自是王彥、鄭和反脫之。相繼預京營監視。自安始。時又有馬靖者。巡視甘肅與西寧。侯宋虎協鎮。則內臣出鎮。自靖始。太宗晚年。急欲聞外事。始創置東臘。令刺大小事以聞。於是諸貴人。駁用事。然上故英睿。諸貴人稍踰轍。立付囚繫。時有李進奉。使山西採天花。上聞其不法。遣兩御史械還。有從府尹何寶。私索工匠。下錦

衣衛訊治。并召寶責之。然繼鄭和而出使外國者。又有李興。以內官監奉勅往勞還。邇後又使王琮同給事中畢進。冊封占臘。李達同員外陳誠窮使西域。而洪熙初。鄭和復守備南京。督都。有。守。備。自。和。始。成。祖。崩。榆。木。川。大。監。馬。雲。與大學士楊榮。金幼欽。定議。秘不發喪。而御馬監少監海壽。馳訃太子。

阮安者。交趾人。一名阿留。頗清忠。成祖草創燕都。安以太監任之。規畫頗當。工曹諸屬。率拱手受成。先後賜予極富。悉輸工作私橐。無十金之蓄。景泰中。出治張秋河卒。沐敏。係建文朝太監。性顛直。從成祖征阿魯台。師老寨。

外數勸上班師。上斥之曰：「反蠻。」敬仰視上曰：「反蠻固不知。誰是？」上命曳出斬之。敬自若。上徐曰：「我家養人，安得皆若奴釋之？」尋亦旋蹕。

劉永誠，太監性忠謹。習騎射。三扈成祖兵間有功。後歷西陲大鎮。凡總京營兵十年。諸從軍為指揮千戶者數人。以姪聚為後軍左都督。聚封其高曾祖而不及父。成化初。聚以西鹵功用。曹欽照式。伯例封寧晉伯。永誠卒。上議欲追贈伯爵。內閣力爭。曰：「祖宗成憲。則在敢違之乎？」事得寢不行。

論曰：明累朝率中貴用事。百職咸仰氣息。恐後遂至歟。

閣不能為天子下一人。則皆自太宗時始之矣。燕初起不可為名士。大夫多縮匿而諸閭無所顧惜。且又多城外人文。皇既借其鋒。便不能如祖訓云。勢使然也。和之

專征外國。安之監視京營。靖之協鎮三邊。因而刺事東  
都。出守閩都。分隸弟姪。至於規畫營造。不遑論矣。嗟院  
安之索無貯。金沐敬之加請。回蹕此輩中樂人哉。

是上命。故別有此曲。其詞曰。  
始經之風。遠流之水。感於人情。應  
於物氣。故能發於歌謡。流傳於聲響。  
其音或激越以慷慨。或委婉以流連。  
或悲愁而傷懷。或歡樂而興奮。皆當  
以事取材。是以鹽野喜。韓昌黎。白  
居易。元和十士。天祐。歐陽文忠公。  
蘇子瞻。張子厚。柳子厚。王荊公。范  
文正公。皆以其事。作爲詩。或以詩。寫  
其事。或以事。入其詩。故得此曲。與其

劉順

劉順小字馬兒。燕王初起，亦與有功。歷英廟時，為御馬監。或言其弟某鎮西陲，且反。上以疏示順，且大發兵。順曰：「無庸。當令其自裁。」報命乃奉單詞至彼。先令家人徵尋，以義責其無禮。弟輒自縊。順以暴疾聞歸朝，請閒曰：「奴逆黨也，不可復事。」竟以壽終。

論曰：順弟不必有逆命事。或驕擅有之。觀其以順訖，輒自裁。若兄命猶恭帝命也。果思弄潢池起。豈數語能定之乎？或云有甲士行第之爾。然不聞吉凶得寔一事。

王安石奏曰。臣聞之。漢室之興。非徒天授。實因於人。故其事。一皆  
自後帝所。而無不以仁義為本。故能存於世。而後數朝。若推此  
信。則國事不以仁義為本。安能存乎。又觀蘇子。其以禮為本。  
不可謂。非也。

責其無斷。據碑。自謂。以暴亂。與。歸附。而。相。對。豈。也。當。其。時。  
亂。當。今。其。日。終。被。命。以。奉。平。亂。至。此。凡。是。人。皆。學。以。義。  
夫。言。其。事。甚。而。西。謂。且。以。工。以。爲。不。與。且。大。貧。亦。與。曰。無。  
而。無。心。名。愚。以。謂。之。將。以。時。此。在。與。古。也。而。其。事。無。與。愚。

金英 范弘

金英者。宣宗時已入司禮。與興安皆有時名。嘗受免死詰。後私芻牧南海子。與范弘、英亮共下錦衣獄。尋釋之。弘交趾人。正統中。凡經筵講義及制誥實錄等事。皆以命弘。剛果。勇于為善。後與土木之難。正統十四年。英受太后命輔鄉王居守。及英宗北狩。侍讀徐珵倡議南遷。英大聲叱之。令披程出。是時都人洶々。英靜以鎮之。勸帝萬全于謙議。戰守久之。帝將易儲。語英曰。七月之二日。記東宮生時。英佯不悟。叩頭曰。東宮千秋辰。乃十一月之二日也。帝為默然。帝言懷憲。英特以憲廟對。英常以奉使南都。且還朝。

南公卿皆出餓江濱獨大理卿薛瑄不與帝問英南公卿  
如何英曰薛大理一人耳人服其心大理卿俞士悅請清  
刑獄以消天變命英同三法司會審英齋勅黃蓋騎導至  
大理寺為三尺壇英中坐尚書左右坐內臣與五年審錄  
自英始時英代振掌司禮言官尋論英不法數事帝即下  
英法司訊治禁錮之斬其家奴二人而時有阮浪者交趾  
人博通群書以禮自持故御用監左少監景泰中以老成  
端謹入侍時已更立太子上皇錮南宮嚴指揮盧忠及尚  
衣太監高平使人告浪謀欲挾衆發南宮出上皇收浪窮  
治浪忍恨不掛累一人竟繫獄死上皇復辟贈太監賜秘

器殮葬如禮收惠平碑于市

論曰。英與興安齊名。而于東官廢立事。則安大不似。英  
矣。弘與浪皆產交趾。頗博以儒術。若其為忠平所告。則  
以誤而得珠贈。按浪嘗侍太上。每蒙內賜。未南宮時。偶  
以故所賜鵝鴨羹。與鍛金給束刀。賚其下。抽分內官王  
堯。以擊球露囊刀。于指揮盧忠家。忠與太監高平。遂  
誣浪擬凌蕡有迹。坐辟天順中。平忠付市。而浪與堯優  
給贈。寔出偶然。然則坐辟以太上賜故。即不受證。頗  
為代廟所不可。

惠州通守  
余使君公  
始置通判处。其後通判处給事中。一舉就貶不空。故  
時人樂之謂通判处。大體中年出使事無所失。自乘轎  
乘馬。如韓信。自號曰淮阴侯。而其子通判。亦以大體稱。平生  
以太祖題榜。說秦漢已。幾入翰林。亦貴矣。子由。亦有才。  
以通判处。累遷資政殿大學士。尋除中書舍人。御史  
笑曰。此公真通判处也。其後以書記。次其意。可平用也。故  
謂曰。文忠公與公。皆以通判处。至其間。通判处大子。非  
其本意。亦其子也。

程宗

程宗宣廟時為翰林編脩以事逮獄。宗是夕夢青鳶集五鳳樓墮二卵而去。中百戶者善占夢曰：「公其宮刑乎？」三日果然鬚脫成宦者。召入侍孝恭皇后以文臣罪比為惻然曰：「有子乎？」對曰：「有二子。」后曰：「賴有是不然後世謂陛下何？」一子後舉進士。

論曰：不意宣廟之日致負此刑。翰林官稱太史公迺真有焉。遷之腐乎？或曰：「宗未嘗有罪也。」上酷教宮人出此即否。史不言其罪；「未至禽刑且刑不載禽律也。」帝三失矣。宣廟好文而詞臣得此幸。時京師人王敏以蹴踘

幸上与其佯同名佯向畏竄敵被宮刑創愈而歸妻鬻  
夫髡得其故相抱慟哭歎後守藩南京壽終迄此宣廟  
時知其多孤高也

金曰不孝

趙貴妃既諱林官詩太極公與真

一子好舉金玉

白首平平後日重之武武口張首是不然辭歸體落不附  
果報應緣於實諸君人皆悉恭望耳。列文彌難九夷御  
辱。對曰神而未中百矢。眷眷古漢月心真宮徑名三  
點。南宮生雨林風飴以事彰。微深惺々。嘗青青栗豆。

許

劉寧馮智

劉寧、宣德中長隨也。宣宗嘗上馬而胡床折。寧曲躬代之。他日泛舟失水。寧急沉扶掖。遂嘉其忠。命掌司禮監。而不識書。命王振代筆。移南京守備。後景泰中以清謹受知。上命寧出勾一內使。還過故城。故城丞陳鎔性悍急。聞有內官至。乘醉直前。摔寧批之。同事御史莫能止。奏亟無狀。逮至。上以鎔一時昧於所聞。原而赦之。寧終不報。時有金吾指揮傅廣者。陳願廢効內庭。上曰。已有例禁。此人身為指揮。尚欲何求。付刑部擬罪。于是即不如禁。而私官者寡。楊寔。宣德中太監。寔治其私第。工部尚書吳中私以官木。

遺之上下中獄。于是裴可烈馬俊唐受等成坐挾寵害民可裂拷死。俊自經死。受凌遲死。上嘗謂王珪曰。此非朕欲殺之。實其自殺。時榜示內官內仗。及小火者。各宜湔洗。曾賜司禮監金英范弘免死謫。然亦法行。內官監袁琦。其屬院臣隊等十人。出虐民上殺琦而馳巨隊等十八人於市。

馮賀宣德中太監也。奉命出鎮交趾。駐諒江。黎利反。城陷。皆北面再拜。自經死。論者曰。其內臣殉國之始。

論曰。宣德中賜免死諸。尚特例也。功臣戮力勦討。不能瀆加以再生報之。二監應謹無過。寧及此。監慶擅公後罪。工部而不至慶。豈可烈等為之乎。罪可烈以湔洗慶。爭時。

頗能裁制近侍。處楊慶袁璡等皆有法特嘉寧忠而曲使王振代筆司禮教猱升木則敝法所累再傳而又見矣交趾不靖寘由中官餽擎如馮智以貲見則非任閻鎮時中丞期哉。

吳文正不。清。空。中。官。聚。華。成。新。都。非。外。國。  
王。裕。升。年。始。不。甚。能。作。文。以。而。知。其。才。固。不。在。人。間。其。才。固。不。在。人。間。  
雖。論。殊。降。其。才。時。衰。多。苦。習。直。老。終。無。成。之。由。

興安

興安景泰中太監頗有廉操人不易干以私然短於才每  
事必諮詢二三故舊大臣士卒之變與李永昌奉勅整理  
軍務以內臣而總京營始此齒欲奉還上皇安迎帝意不  
即答使時王誠舒良用事懷愍之立或以為安亦與謀常  
敬事于謙以為舉朝一人謙竟得効能社稷安左右之力  
也英宗復辟省臣訟言誅之上貸安死但令不視事而獨  
殺誠良等良妻進所遺四宅上以四所還之安受佛戒遺  
龕粉其骨浮圖充供云

論曰自王振後勢已積於內侍矣如肅愍必欲屏斥宦

幸雖負有磨試日月曠世逸才保無中撓之者乎故  
少保謙之賴有興安猶夫後太師居正之賴有馮保也  
安當半兮奠定之勞至其與聞廢立謙且不能奪帝隱  
何況安論者遂謂安事佛粉骨作供所以示報然則觀  
天猶殘哉

南。答。鄭。執。王。能。情。身。固。事。鄭。想。上。立。支。火。為。安。內。興。甚。常  
軍。殺。以。內。直。而。滿。京。營。做。以。苗。焰。奉。殿。上。皇。娶。坐。帝。意。不。  
確。以。醫。信。二。之。將。大。自。任。不。之。安。與。妻。未。召。奉。神。整。暨。  
與。安。景。泰。中。大。正。年。計。獻。縣。人。不。暴。于。川。底。焚。毀。於。木。器。

覃襄

覃襄廣西人知書能吟詠性持正不阿上皇復辟景帝崩奉命掌其宮事已而上欲入宮檢閱襄不從斥責之襄大呼赴池水自溺曰奴豈不敢奉詔上遂止成化中為司禮太監昭德妃索黃幄急襄衣不與妃泣訴上召襄面責之襄伏地曰祖宗舊制惟太后中宮得用黃幄妃而奉朱后將安施且妃何厭之有上怒不及其詞果促詔獄杖二十謫守南京襄在職尤守法度未嘗以曲干諸司才幹器局異諸守備云。

論曰湏辟後奉極景帝後宮上皇即位愛而所以不安

夏皇后及其宮主勢必大困。襄非私景。寔是全上大休。  
在廷所不及也。至于不遵黃帳之請。且曰妃何嚴之  
有。時諸侍誰不惟妃東面。否。輒死。此語豈昭德宮所  
樂聞乎。襄寔欲以身殉。坎口矣。幸帝猶念先入老。官  
家不令。詞畢。付獄。謫南京。所以生。宿衣也。夫。

左遷御史。嘗對射。對者失禮。御史大怒。將杖之。對者  
叱。御史曰。汝敢辱我。對者曰。我辱天子。汝辱我。對者  
幸命。卒其官也。而上始入。召對。叩頭。取坐。奉茶。大  
幕。乘輿。同。合。書。奉。金。鉞。持。社。王。不。固。年。皇。蒙。許。是。前。種。

覃吉

覃吉，廣西人。初為典書郎。孝成醇謹通書史。持論方正儒。生亡以過之。成化十四年，東宮方九歲。吉侍起居，惟謹口授。孔孟曾思等書。暇則間說五府六部天下民情。農桑軍務。及宦官擅權蠹國之弊。曰：奴才矣。無所望願。他日天下有賢主。上常賜東宮皇莊。吉曰：天下山河皆主有。莊何為竟辭之一。佯導東宮讀萬里經。而吉適至東宮。輒取孝經列案。稍自覆其為東宮所嚴禮如此。凡東宮出講。吉必全致敬講。官務周折。局臣張端不然之。吉曰：尊師傳禮。如是。他日孝宗基命仁賢。吉輔導之功也。



懷恩陳

懷恩者山東人宣德中太僕卿戴希文子也弘樂中侍郎戴綸以直諫觸宣廟怒捶死連族逮希文腐其幼子為小黃門賜名懷恩少受業於學士錢溥通典故性忠藪能持正成化中昭德宮獨專內寵佞幸廷臣錢溥、常春、王政等與內監梁芳表裏用事昭德宮好奇玩芳令其弟錦衣千戶遍私採禽鳥珍巧以進引用方士李政省僧繼曉驟顯嘗取內旨與官不由吏部名曰傳奉官傳奉官多至千人有脫白而至太常者繼曉嘗入禁中以妖術惑上為建大鎮國永昌寺尊為法王費內帑金錢數十萬賞賚無

算。故省亦善符呪。立授太常丞。尋至禮部左侍郎。掌通政使事。時懷恩掌司禮從中。遣贊犯顏。敢諫諸人。亦每憚懷恩。稍歛戢。二十一年。星變詔黜。傳奉官御馬監張敏持疏謁恩。伏庭下。懷恩徐曰。返。病是不能為礼。即何為。曰。得旨。馬坊傳奉不必動。懷恩厲聲曰。星變專為我輩外臣。何與。今甫散正法。汝又壞之。首天震汝。歛素驕貴。又芳草羣其言。不敢吐氣。歸憤鬱死。會刑部員外郎林俊疏乞誅芳。繼晚。二人以謝天下。上大怒。下俊獄。欲殺俊。懷恩叩首爭之。上不聽。上曰。汝與俊合謀。即俊安從知宮中事。提御硯擲懷恩。懷恩以首承之。不中。上又怒。仆其几。懷恩解冠帶。

伏地哭不起。上叱懷恩出。懷恩輒使人語典詔獄者。若等謫梁芳傾俊。死當不生。若稱中風。卧不起。上怒解。屢使勞問恩。俊得不死。外謫而芳等恩寵如故。已而章瑾進寶石。求錦衣鎮撫。上命懷恩傳旨。恩曰。鎮撫掌詔獄。武臣極選。奈何以瑾得之。上曰。懷恩乃又逆我。曰。非敢違命。遙法不可。上為改命覃昌、懷恩。嘗曰。凡軍國事。外廷肯諫。吾言尚可行。因諷兵部尚書余子俊。子俊謝不敢。遂嘆曰。吾固知外庭無人。時南京兵部尚書王恕數論事。恩曰。天下忠義一王尚。壽亡何恕。能而萬安。劉吉、彭華、尹直入閣。時梁芳、韋興等作滿巧禱祠。帝靡內藏十餘窖。盡上不憚。

曰。吾已矣。後有算汝者。芳等懼。謀以為興王上所愛。而萬貴妃有寵。從貴妃。勸上立興王。可以長富貴。貴妃果言之。上召恩。微示意恩。免冠叩首。曰。寧殺恩。不敢與。聞上默然。恩退。閉門不出。詔恩守陵。鳳陽。敬皇嗣國。乃召恩還。力言上遂安。失。起怒為吏。却尚書。時言路大開。或指中官為刀鋸之餘。覃吉見奏。大怒。恩曰。吾濟實刑餘。何怒及卒。上震悼。賜祭葬。祠額曰。顯忠。而時有陳準者。與懷恩善。準順德人。代尚銘直東廠。集刺事。諸總騎令之曰。大逆告我。非其則有司事。若無與。中外安之。會權璫故欲入人罪。全準按之。準不能辭。而責具獄急。逡巡數日。不可解。曰。殺人而

求○悅○于○人○吾○不○能○為○逆○整○衣○冠○閉○門○自○經○死○  
論○曰○恩○諸○父○綸○以○直○諫○死○而○連○恩○父○非○法○也○腐○其○子○益○  
非法○且○在○宣○德○中○而○有○凶○非○法○盛○朝○亦○嘗○過○舉○平○恩○犯○  
顏○持○諸○俸○侮○力○救○即○官○俊○得○不○死○亟○口○王○尚○書○死○諱○興○  
王○不○可○立○諸○猶○直○諫○之○詔○也○恩○所○善○陳○準○至○自○殺○以○平○  
獄○豈○一○有○所○愛○之○手○

其一  
長安有美酒，飲之無已休。  
但使願無違，醉後不知愁。  
其二  
朝飲長安酒，暮醉長安車。  
但使願無違，醉後不知愁。  
其三  
長安有美酒，飲之無已休。  
但使願無違，醉後不知愁。  
其四  
長安有美酒，飲之無已休。  
但使願無違，醉後不知愁。  
其五  
長安有美酒，飲之無已休。  
但使願無違，醉後不知愁。  
其六  
長安有美酒，飲之無已休。  
但使願無違，醉後不知愁。  
其七  
長安有美酒，飲之無已休。  
但使願無違，醉後不知愁。  
其八  
長安有美酒，飲之無已休。  
但使願無違，醉後不知愁。  
其九  
長安有美酒，飲之無已休。  
但使願無違，醉後不知愁。  
其十  
長安有美酒，飲之無已休。  
但使願無違，醉後不知愁。  
其十一  
長安有美酒，飲之無已休。  
但使願無違，醉後不知愁。  
其十二  
長安有美酒，飲之無已休。  
但使願無違，醉後不知愁。  
其十三  
長安有美酒，飲之無已休。  
但使願無違，醉後不知愁。  
其十四  
長安有美酒，飲之無已休。  
但使願無違，醉後不知愁。  
其十五  
長安有美酒，飲之無已休。  
但使願無違，醉後不知愁。  
其十六  
長安有美酒，飲之無已休。  
但使願無違，醉後不知愁。  
其十七  
長安有美酒，飲之無已休。  
但使願無違，醉後不知愁。  
其十八  
長安有美酒，飲之無已休。  
但使願無違，醉後不知愁。  
其十九  
長安有美酒，飲之無已休。  
但使願無違，醉後不知愁。  
其二十  
長安有美酒，飲之無已休。  
但使願無違，醉後不知愁。

何鷗

何鷗浙江餘杭人。幼慧辯。嘗從侍郎陳音學。陳遷南京太常卿。鷗送之。李西涯戲之曰。師弟苦分離。不做太常也。罷音。凡與人語。多也罷二字。故云鷗以西涯好言。何妨應聲曰。君臣如際會。便陞太學。何妨弘治中。以內監長隨。儉素好讀書。上書言錦衣官較靡廢。廩祿且乞恩傳奉。非盛世。事請革除之。又云賜蟒乃文武極品。吾輩何功德在而蒙是乞加追奪不果。時張后兄弟數出。八禁中。鷗深憤之。以為亂祖宗家法。一日上與飲起如廁。釋御冠于坐。張戲着于頂。又倚酒污宮人。鷗怒持金爪。候之宮門。欲鎧殺之。小

監為洩。張之憤，間脫去厥明。鼎復上疏論張大不敬無人臣禮。后大怒，召鼎宦主使曰：「主使兩人，一姓孔，一姓孟，已故給事中龐泮、御史黃山論救上責對狀，曰：「內事何由知，并坐罰俸。」于是主事李昆、進士吳宗周復論救泮以尚書何經亦言之。張后竟授意太監李廣、杖死鼎、死。上思之，諭祭而勒其文碑之。

論曰：請罷傳奉，追奪麟賜，以長隨而得罪。諸公敢言，常言官忘未易辨。古矣。至以不敬坐后家入便殿，便宜行。乃上聞，較折檻灑衣，義更烈矣。相傳昇初死，輦轎銅鑼，有声如鈞。冤者上憤，故碑祭之。後一日文具，

蕭敬

蕭敬者。南平人。英宗初。以長隨侍便殿。有心計。上閱射。敬三發三中。陞監書僉事。奉使荆襄。以清約聞。憲宗初。以內官監督倉。明察時有規諫。孝宗大漸。與閣健等同承顧。命時內庭張戲作樂。敬曰。梓宮在殯。金鼓之聲。胡為乎來。嘗以上狎嬖八人。責劉健講經。遂進諫。八人共毀之。然武宗猶以其老成。諳國典。頗信用之。諸藍敬有興厝。輒召敬質問。敬輒對非先朝故事所。故正為多。及楊一清為相。政事有垂違難白。輒託敬附奏。或為閣中杭語所侵。不動。世宗入繼大統。尚侍左右。敬凡四秉筆。四掌印。幾五十年。門下

中貴百人。二從孫韶。次皆登第。貴顯錦衣數人。致仕日。夫月米比輔。相有加。年九十一。而終賜祭葬。敬善詩工書。喜彈琴。溫恭下士。故宦藩嘗與通好。寧敗以敬。年老免逮。罰其金。閒住歷仕六朝。內廷行步。不差尺寸。比者授閒。蕭然有林下之趣。絕口不談時事。

論曰。以中官預顧命。事創聞。顧大臣。所得為無不為。即何不為此。而敬誠不負苦上梓宮金鼓。為閑邪第一義。武廟猶不以直輒罪之。誠所感深也。寧藩通好。或以其老成曲致慕尚。夫行步不差尺寸。之前豈真吐私意。舊

綱繆哉。

崔升

崔升為福籜承奉崇禎末流寇陷河南福王常洵被執世子跳獨承奉崔升從王路語王殿下神廟愛子也迺不自立原先人哉似不恭王者王詣賊所賊自成

王氣弱承奉邊持王立正色大言曰王安渴至此只一死以謝神廟王于是以正及難而

膝賊罵曰初何教王微而自犯也承奉曰

願牧王屍厚葬之賊不許賊黨牛金星來保舉當成其志賊乃葬王以禮事畢承奉入請死

引賊又自殺牛金星明寶豐舉人來儀東洋

論曰。以承奉能正王之終。王膝尊。至辰升時。  
死。升膝尤重。牛來二。敗見書。膝安在也。他日。  
使升而在何。至攜回馬上哉。

王承恩李鳳翔王之心高時明褚憲章馮子  
璫張國元又小監及呂胖子

王承恩崇禎中為司禮太監十六年使督察京營明年二月賊李自成自山西突真定保定上始聞音中全陷以文武不任遣內官監制各鎮高起潛監寧前鎮盧惟監天津通德臨清方正化監真定保定杜勲監宣府王夢弼監順德彰德閻思印監大寧廣平牛文炳監衛輝懷慶楊茂林監大同李宗允監蔚鎮中張澤民監西而杜之秩與鎮將唐通協守居庸兵部上言各處物力不繼而事權紛拏助使督撫得藉口推諉不聽仍令太監馬由理馳赴大同督兵援勦自成宿陽殺長驅宣府宣府叛將白廣恩

招大同鎮將姜鏗並降。監視杜勲、緋袍八駒、郊迎三十里。  
勲家云勲已死難，上聞之，贈司禮監太監，廢錦衣衛指揮  
僉事，立祠。已上徵助餉勛戚大璫、令太監徐高傳諭嘉定  
伯周奎倡助，奎辭。高繼之以泣，勉承二勅。太監王永祚三  
萬。曹化淳五萬。王之心最富，上面諭之曰：「承一萬。」中官遂  
各大書其門曰：「此房急售。」襍出雕鏤玩好器物陳地，而以  
示貨盡之心。卒被賊拷輸十五萬不休也。三月，詔承恩提  
督內外京城。召前遣化淳等分守諸門。賊自柳溝抵居庸、  
柳溝天塹，百人可守，竟不設備。杜之秩與唐通迎降，賊逼  
都城上，召對諸臣為泣下。傳命內臣守城，衆譁曰：「諸文武

胡為昨者力止內操乃湏我或曰我輩月糜大官俸五十萬安得辭請如己巳歲所派乘城數千人自成向彰義門設座晉王代王左右席地坐太監杜勲侍其下勲旋呼城須縕一人出講城上請縕一人賀勲上勲曰我勲高听長貞何為承恩遂與同入大內方盛張賊威而守陵太監申芝秀亦以賊令縕城上入見條述賊不道諸語請遜位上怒斥之內臣共請留勲以二王為辭復去且語城守內監三則堯褚憲章等曰吾輩富貴自在也何慮承恩礮創賊數人而太監王化成等醉堞下上急召承恩飭內員親征而彰義門啓矣內城陷有奪急報即走去呼之不反上

與承恩幸南宮。登萬壽山觀烽火還乾清時皇后已自盡。遂與承恩對飲。引滿數白易靴出中南門。承恩尊上手持三眼鎗襍內侍數十人皆騎而持斧出東華奔正陽門。開、微稱內旨不聽矢石相向時成國公朱純臣守齊化門。承恩等詣其家。一人辭復走安寧門亦不啓。天且曙矢復還南宮。登萬壽山之壽皇亭上殉社稷。承恩亦從難弘光中科臣李清等械上內臣殉難。李鳳翔王之高時明。褚憲章方正化張國元。祀旌忠祠而謚承恩忠愍。按之心曾預緝奸功。廕錦衣百戶。被拷國元歷協鎮監視。少磨錦衣獨正化死保史最烈。附張羅彥傳中諸死未及詳時。

太監王德化內員三百餘人迎賊德勝門乞仍原職各局印官迎亦如之獨有一少監年可十五六觸永恭牆石死又呂胖子者死御河不知其名自成以數十騎闖大內杜之秩等前為導自成惡其背主歎殺之秩伏地乞哀曰識天命故爾自成斥之去明年南京失有馬小瑞投秦淮河死失其名

論曰。吁可追洪武中雲竒之烈也。彼身死而運存承恩拔胡與升九京不孤月靡太官俸五十萬此三殿  
贊者哉。杜勲八駒郊迎之秩唐通謁恩後而申芝<sub>芝</sub>秀入請遜位王化成醉蝶下王德化率內員二百導德勝門杜之

史記卷之二十五  
秩陪大內、且請秉局各職銜。嗟、成祖皮○○○。  
列朝引為例。積心日甚。竟奉此為報。千載浩歎而況乎。  
帝手剪魏上公。不自處。使祚承恩。魏之黨皆可令為  
過爾也。

宦寺列傳下

馮麒

馮麒洪熙中以太監初鎮交趾恣貪虐時召還嘗矯內旨  
下閣勅麒復往交趾閣臣以請上大駁曰朕安得有此聞  
此妃去交趾人如解倒懸豈可再遣時黃嚴江保二內監  
比周三郡王多不法上命誅之

論曰矯制罪甚重交迺卒不聞市處坐嚴保比周不赦  
而寬麒仁庙柔遇哉豈猶以永樂中所遺惜哉  
哉哉閣臣以請而不為持法何也

詩歌四首

昔我往矣。之子歸兮。雨雪霏霏。大車  
戎戎。脩我矛戟。與子偕作。不聞希聲。  
士刲紮紮。努力尚不持。

固我軍也。三歲為食。無念靡室。靡室靡家。

我姑言咷。不憇殊離。靡國靡邑。不憇殊離。靡朝靡夕。不憇殊離。  
以我有子。猶憂子之。不憇殊離。靡朝靡夕。不憇殊離。  
以我有子。猶憂子之。不憇殊離。靡朝靡夕。不憇殊離。  
以我有子。猶憂子之。不憇殊離。靡朝靡夕。不憇殊離。

讀書不

王振

王振大同人始由儒士為教官九年無功當謫戍詔有子者許淨身入內振遂自宮以進授宮人書宮人呼王先生宣德中使侍太子講讀太子雅敬憇之為東宮局郎先是長隨劉寧以恩倖掌司禮而不知書上令振代筆尋寧奉詔他出以政務委振之安之寧歸不肯謝事遂移寧為南京守備權重自寧始振既為司禮宣廟崩英宗年幼呼先生不名上嘗與小臣擊球振至而止詰旦駕在閣中振跪奏曰先皇帝為一球子幾誤天下陛下復踵其好如社稷何上媿無所容三楊歎曰宦官中寧有是人顧傳旨每立

閣外不敢入。三楊呼入坐，叱寵異之。振自是權侵重，太后聞振侍上，多不律賜。振死，上爲跪請，得免。振乃還忌三楊，會福建僉事廖謨杖死驛丞，有司奏逮治。輔臣榮、溥曰：「謨罪當死。」士奇曰：「宜論謨。」因公律請裁於太后。振因間言：「三輔言皆私，坐死過重。因公過輕，自是奏白多。」振裁決亡。振又發宗室賄，請覆核之。榮竟憂憤卒。太后崩，士奇、溥相繼歿。內閣權一歸振。振動以它事中諸大臣法學士，剗求上封事，請因天變削。振權振怒，摘疏中語下獄，殺之。自是公卿畏禍，重足一迹，皆爭附振免死。中外言：「歲時官皆有重餽。」尚書徐禧、都御史王文侍郎王祐事振尤謹至。

尊稱假父武功中衛指揮使華嵩興振侄爭媧髡嵩首漆  
之。枷示教坊門監察御史李儼詣光祿寺監收祭物。振過  
之以平立應對傲下錦衣獄戍之。振又請征麓川夷而以  
太監吳誠曹吉祥為監督敗績內臣監軍閫外自此始。師  
旋偽功蔭侄山世錦衣衛同知侍經筵復官其侄林世錦  
衣衛僉事。予勅褒獎備至。嘗令郭收造銅鐵箭簇遺瓦刺  
使臣用良馬賂振內使張環顧本等及錦衣卒王永一再  
匿名數振惡揭通衢。振發之咸磔市。十四年北齒也先入  
寇。振挾帝親征至宣府群臣交章駁蹕。振怒但令畧陣成  
國公朱勇有所白膝行而前。振令跪草中至暮方釋乘輿

北狩。振死於鹵。鄒王攝政。尚書于謙彈劾奸振。言。王無所決。謙率衆痛哭。聲徹外庭。太監金英猝承令旨。諭指揮馬順籍振家衆曰。順振黨也。起。猝。英。順。邁。前解。給事中王竑。奮。提。順。首。湏。吏。攢。裂。順。盡。血。流。門。闕。衆。怒。未。已。索。振。黨。王長。隨。毛。貴。等。二。人。英。懼。出。二。人。並。擊。殺。之。曳。三。屍。陳。東。長。安。門。陳。鑑。奉。令。旨。籍。振。并。其。黨。彭。得。清。內。使。陳。官。家。等。頃。之。執。振。侄。錦。衣。衛。指。揮。王。山。至。令。旨。獎。諭。百。官。各。退。蒞。事。拜。謝。出。振。宅。在。宮。城。內。外。允。數。慶。重。落。宮。閣。僭。儗。宸。居。器。服。綺。麗。高。方。不。遠。玉。盤。徑。尺。者。十。珊瑚。高。六。七。尺。者。五。六。金。銀。十。餘。庫。馬。數。萬。丘。巒。山。于。市。其。族。無。少。長。皆。斬。山。

弟林亦以錦衣衛指揮從振死于鹹姬妾百餘人俱沒入後天順中曹吉祥請追復王振官賜祠祀上從之內官立祠自振始時御用監太監喜寧既從上皇陷鹹輒導鹹挾上皇入寇邀賞賜上皇命校尉袁彬以密書報宣府誘擒之至京磔諸市初振用事時諸內監挾其威淫曹吉祥而下太監亦大哈為遼東鎮守九年賜歲米四十石則內臣加祿之始十三年寧陽侯陳懋為總兵官從討鄧茂七太監吉祥王瑾監督神機火器則內臣監鎗之始瑾初名陳蕪上嘗賜雨夫人天順初名賜太監吳誠妻論曰三楊明于事此時所恃太后儀正平近偉之

訓戒果由振天子勉為善。品非治世所宜。  
輒謂張承業再見且太后閔振使多不律。三楊獨不閔。  
乎以太后命誅之易。三楊未免以帝暖太后春秋高。  
不足恃。寧存之以悅帝自便。則私帝以長振也。李之反  
自厄悔無為矣。永樂中內臣諸例皆創見。乃又益以監軍。  
監鎮立祠加祿。久浸奉為故事。是故明之所以衰一例字。  
遺之

常力轉單增陳義劉茂

常力轉景泰中右少監與陳義、單增、劉茂等咸貴幸。增誣日、公卿爭購土物上壽、過奢給事中林俊廷劾之下增獄尋釋之、而力轉典錦衣、啣軍妻不與宿、杖死其軍、又與養子妻淫、戲射死養子、上付法司鞠成之。陳義者為鍾鼓司掌事、奉旨進伎女李惜兒等、先後入宮、教坊發其事、上誅義、及教坊晉榮、而釋惜兒等、劉茂常以馬載唐妃遊西海子、馬驚、妃墮、茂復選良馬二十日控習之、以應天順中奉命籍鄉王所賜諸妃白金三萬餘兩、寶石萬餘枚、不以聞、坐禁不錮。

論曰。宮刑犯奸。律何疑。必宮可以內侍。如陳蕪賜西夫。  
人吳誠賜妻。是以奸教。何取乎宮之充力轉殺其軍殺。  
其養子之意。何可使一日入宮。魏客之所自來也。

李商隱傳  
李商隱，字義山，河東人。父晚，字玉川，舉進士第，累官東方州刺史。卒，贈司農少卿。商隱幼能詩，及長，益工。王茂元，字文綱，河東人，舉進士第，累官河東節度使。子茂貞，字景溫，舉進士第，累官河東節度使。商隱與茂貞有親，故常與之連。茂貞好以文章自矜，每見人，必問所學何經。商隱嘗以詩賦見之，茂貞大奇之，因與結友。時人謂之「王氏二叔」。商隱既與茂貞連，故常與之連。茂貞好以文章自矜，每見人，必問所學何經。商隱嘗以詩賦見之，茂貞大奇之，因與結友。時人謂之「王氏二叔」。商隱既與茂貞連，故常與之連。

李商隱傳

汪直

阿常瑛

汪直大藤峽猺種也初以叛拔籍直年數歲都御史韓雍奏闕之憲宗朝為昭德宮內使以年小便黠得幸陞御馬太監同監葉達以長河峒功辭賜乞陞其兄成錦衣衛戶官部執不可直贊之得特陞指揮僉事內臣辭賞乞陞自達始成化十一年妖賊李子龍坐出入禁中與宮人亂伏誅上銳意故知外事始立西廠任直刺事俾東廠而勢出其上恣羅織屢起大獄以為功加歲祿米閣臣商輶兵部尚忠等相繼疏直罪狀上恚曰一內監安得係天下安危命內臣懷恩詰責大臣詣大臣具數其罪還報立罷廠

事踰月、御史戴縉因天變陳直掌厥大有緝捕功上悅遂復厥事直尋以他故中諸大臣坐忠削籍輶罷免縉遷尚寶司少卿尋陞都御史直任錦衣衛吳綬為刀筆權移主上尚書尹旻王越都御史陳誠皆附直得援風要初旻介越詣直質越伏地拜爭越曰安得六卿下人者已而越先入憚不覺伏牀下白事竟叩頭出旻聞知之亦如越體越乃以為過禮旻笑曰自君教我又直巡邊以都御史年俸不足牕坐以貧酷謫戍死由是都察院官皆鎧甲迎直百里外望塵伏謁過然後起入館復易小帽曳撒趨走唯諾親治供帳上酒食獨河南巡撫秦紇與直抗禮直反

謹侍之。紘密疏直。擾民數事。直不知及還上。問各撫臣孰  
賢。直獨舉紘。上出紘疏示直。頓首伏罪。益称紘賢。上不  
問。凡擅執無罪官員入廲獄。如部郎武清梁章。太醫蔣宗  
武。方賢。行人張廷綱。浙江左布政劉福。御史黃本等。非刑  
酷。或中害大臣。商輶。馬文升。項忠等。罪尤。蓋直黨自戶長  
王鉞。黃鉞。外爪牙。則章瑛。王英。贊。決則御史戴縉。之自  
陳也。称直能燐楊燈之通商輶。李寶等。奉為奇勳。快直隱。  
遂薰灼益甚。直每請廵邊。多歸邊功。累加米至四百八  
石。先王振諸閭所未有也。太監品不過正四。計日止廩米  
一升五合。及衣帽雜料而已。<sup>高</sup>帝時請量增歲祿。至十二石。

不許。正統中亦失哈始以軍功加米。蓋以十二石為一級。然多不通三十六止耳。大都米及七十二石。則視文武官官為正一品。而僕從衣料。遂亦有加無算。時有江西魚賴子楊福者。嘗奴事崇府內使。因入京。既輒背之。還南京。遇所識謂其貌逼似直福。乃詐稱為直。而所識者。偽為校尉。先導自蕪湖縣乘傳食廩。歷常蘓。由杭州紹興寧波。有司皆承奉恐後。市舶司內官亦信而畏之。官民多持詞訟往訴。或為之理。至溫台處州。及建寧延平。皆託盤糧草張威。所過雖假羸以取信。然為僞校尉所得者已多。及抵福州。稱有敕旨。自三司官而下。迎候惟謹。小官忤意者。即杖之竟。

以無荷聽為鎮守太監盧勝等所發執問如律偽為直勢  
張如此久之小中官阿丑者善訴諧偶駕至佯隸不起左  
右呵之復不省或曰汪公來遽驚走作乞哀狀上笑問之  
且曰即誰不驚汪太監者且又工劇戲嘗作直衣冠持獲  
斧行無前道辟易或問故曰吾叔此兩鐵何懼蓋以諷王  
越陳鐵也上嘵之丑戲為垓下之歌變聲曰吹散六千子  
弟或曰舊称八千何憚其二丑曰其二和掌團營保國公  
朱家蓋房子保國聞之撤工或作吏部選人聾問何姓名  
輒作伏謁體曰姓公名諭曰公諭無所用之去又作聾汝  
何姓名曰姓正名道曰正道也沒用入作聾汝何姓名姓

胡名塗曰時尚時尚留此左右大笑上聞之為動色久之不見罪于是內監尚銘初為直所薦引輒構直大同都御史郭鏗及御史徐鏞等遂疏直欺罔弄權擅開邊釁上下直三法司叅擬竄直南京降奉御王鉞奪歸編官安陸州陳鉞與戴縉皆削籍吳綬戍邊而銘亦以貪肆杖褫職充南京淨軍銘在直名得入東廠為李榮肅故所引得入司礼人言尚銘入司禮而地震籍其家貲數萬輦內府韋瑛市無賴授內官韋姓者為其家人從征延綏冒功陞百戶以錦衣充直用事及罷西廠調萬全衛百戶差操散遣官校瑛在萬全希大用乃自撰妖言誣巫者劉忠吳莘十餘校瑛在萬全希大用乃自撰妖言誣巫者劉忠吳莘十餘

人不軌走告監督太監張善毒刑誣服直敗伏誅王英通  
事百戶也計欲往遼東撫諭諸夷會文升奉差不得遂復  
欲佐直出以為已功遂陞千戶卒中文升

論曰。偽直傾半天下。真直如何。直亦知何以偽直乎。即  
帝亦知何以偽直而天下無敢以福為偽乎。阿丑之戲  
為直也。偽也。偽直却真也。而帝弗罪。直亦弗罪。且以為  
諷帝以為諧樂諧而諷無罪故曰愛憎惟帝意。

一早晴天。日出東方。照耀萬物。萬物皆生。此固吾所樂也。但其時  
氣候未正。日光尚冷。人多衣裘。惟我獨露。寒風刺骨。四肢僵  
直。手足無措。如火受鉗。難堪已極。故嘆曰。天子重陽。御輦  
南歸。百官從之。亦各如歸。唯我獨處。寒風冷雨。殊無可奈。故  
比貧士。嘆嘆。嘆嘆。嘆嘆。嘆嘆。嘆嘆。嘆嘆。嘆嘆。  
惟願天子。以我為恤。憇息十載。中及垂成。庶無此苦。又  
重陽之日。吾在外。雖無家。誰與會飲。吾奉天不。能與客  
人。齊舉。失者易。得人。入。誰。未。得。亦。直。嘆。久。久。

王敬

王敬者成化中太監也。十九年，于廣王臣以左道邪術溺上，蒙眷敬聽臣撥置，託購書採藥為左乘，傳行江南。所至縱橫，責貨外，搜刮珍玩及古畫墨盡出所為子平遺集。勦蘿州令府生員不錄，或以妨廢學業，不應。敬令有司追逮，至驛中謹笞之。于是府學生趙汴等聞起聲教，罪敬。疾去。上聞，下按臣罪擬杖曉江南巡撫王怒，因謫敬諸大法。其署曰：“伏讀駁帖，止於採取藥類，收買書籍，他無及監敬。借此芻索東南，騷然民不堪命。敬未復命而監殿英又以造辦藥水，每疊至按蘊松常折價六千兩，鎮江等七府

折價一千五百兩、徵鹽引勦寧國等府銀三萬二千五百兩、又私發引鹽夥百船于江北廬州等府徵入銀凡十萬兩、又勢逼蘓松官民獄訟銀三萬六千兩、又勦索江浙兩布政司并沿途供億夫馬銀另乞免于萬兩、擅制厲民莫此為甚。伏望留意於難保之天命割恩於壞事之小人詔下三人錦衣獄、王臣赴西市、敵英充淨軍并釋故所誣常州知府孫仁於獄。

論曰、幸而王三原之說行、否則敵所為不止於李廣之小罪矣。廣敗、給事中華泉上言、今天下之財多聚於大臣、大臣之財多聚於內臣。中外喧傳、誠為大享堂、脫橐

二三十可得。朝廷爵祿。聽乞右航取伊於胡底。疏中所云  
餘黨蟠據中外。敵等是也。而不意壽事。僕又以昏夜曲全  
之。即如教。寧不可与臣同辟手。寧不可与廢立務乎。

之。故人所好，固當以誠實為本，而後可以得人。苟不誠實，則  
誠實無所有也。誠實者，非是率多空虛也，誠實者，無虛也。  
人所好，固當以誠實為本，而後可以得人。苟不誠實，則  
誠實無所有也。誠實者，非是率多空虛也，誠實者，無虛也。

李廣禮

李廣弘治中太監以燒煉符籙進貴幸熒惑上心又嘗為太子立寄子壇太常卿崔志端直人王應琦皆稱廣為教主人人廣為傳奉陞官賜玉帶上最眷愛廣而大臣遂與廣通賄賂門如市嘗假碗戶為名侵民間土地無計駙馬貴戚事之如父總兵鎮守呼之為公禮科給事中葉紳等奏廣以千戶王英賄用乳保為之傳陞指揮以周玉李恕等僕隸廝役為之傳陞官職名器之濫莫此為甚又疏廣大罪八御史張縉亦以為言俱報聞十一年逮育秀亭于萬歲山成會少公主痘廣飲以符水殤宮中歸咎廣父之

清寧宮灾。或曰亭之建。日辰不利所致。皇太后怒曰。今日李廣明日李廣。殺吾公主。廣懼。飲鴆死。上意遺有奇秘方書。遣中使索之。首得一冊。臚載黃白藥無數。上曰。廣口幾何。乃湏許米。左右對曰。昧隱語。蓋指黃白也。上震怒。命沒入廣家。於是言官張朝用丘天祐等請出冊案治。諸有名者急甚。夤夜走壽寧侯求赦。不期而會者十三人。由是事得寢。時吏部尚書屠鏞戶部尚書周經蒙誣。獨求出冊簿。不報。已而司設太監蔡昭為廣請祠額。尊祭上可。內閣劉健爭之上。乃命撰祭文入而已。同額又御用太監王禮、參議金夫人結歡中宮。求廢東珠之命。上不可。后

請不已。簡內帑所儲以賜召禮。責之若欹借此自肥罪不可赦。遭懼汗夾背。

論曰。廣猶以燒煉斧鎔進幸也。其声息不下直而幸不能恣報復。未減直黃白粲果生死人。不期而會十三人皆能割口糧以飽廣。廣何不人父而人公也。廣罪已大著而賜祭。与英庙振道禍幾失國。而猶賜祠追鄙帝德頗亮而若此迄不可解。



劉瑾 八黨

劉瑾，陝西西安人。本姓談，景泰中鎮守劉順携以歸，冒劉氏。幼奸黠，有口辯，頗知書。憲廟時為鍾鼓司官，常戲殺市人，當抵，姻家曾元語刑部主事朱恩減罪杖一百死復甦。弘治中與張永皆給事太子家。太子即位，益親幸。瑾及永、馬永成、谷大用、魏彬、劉梓、丘聚、張興號八虎。與上臥起，日導帝犬馬鷹兔，舞唱角觴之好，宴遊亡度。言官交章論斥，上寧自引咎，嬖瑾等不問。劉健謝遷、李東陽皆顧命臣，持議欲誅之，健憤至推案哭遷，贊之獨東陽不言。戶部尚書韓文復率諸大臣叩闕下，固請誅瑾。上遣太監李榮傳諭。

諸大臣幸少寃之健等固請。瑾意窘，欲求南京安置。閣議堅持不許。下上令八黨咸議閣乞假復不從。時司礼王岳者、青宮舊闈也。與范亨、徐智、亦恩、瑾等佐文等從中力贊之。上意稍屈。奏詔捕瑾等下獄。瑾等急並趨統帝前。號哭。首擢地出血。上為所動。瑾曰：「害吾儕者岳也。岳常主使言官。上乃移怒岳。立收岳。貴瑾以鍾鼓司而入司禮。瑾以前未有也。兼提督團營。立聚谷大用、提督東西倉、永平等並司營務。分據要害。主詞察。党皆封其父都督。祭葬越制。閣臣徒遷皆罷免。竄岳及范亨於南京。追殺岳。瑾每講耀雜藝。上前俟上意醉。猝取章奏。詣省決上曰：「用汝何為？」亟

持去。由是天下章奏皆壅。累旨每持回松草罷取孫聰。黜生張文冕。輩矯算以上內閣。奉東陽。送巡赦。正暇也。理陰結同鄉文選郎張綠為黨。驟陞練吏部左侍郎。進尚書。更改先朝制令。悉事苛刻。動以微文中諸大臣。各邊都御史以下。逮繫無虛日。稍不如意。輒荷杖百五十斤。門示尚宝卿崔璿。按察使姚祥。主事張偉。坐擅驛荷杖。戍蒲戍邊。逮由都臺諫戴銑薄彥徽等二十餘人。詔獄杖為民。尚書久別坐閑住。給事徐昂疏救文。坐削為民。文子知州士聰。主事士奇。並坐削。尚書林瀚。主事王守仁。疏救戴銑等。瀚罷官。守仁伏謫。南都御史陳壽疏救言官奪職。以兵備吳廷。

李劫廣東鎮監潘忠坐枉道回京成鴈門有遺尸名書冊  
碑瑾亂政狀帝令錦衣衛即按瑾傳旨五品以下官三百  
餘人跪午門外然日中坐熟死陸紳等十餘人時有大監  
黃偉正勑得免各邸搜緝又太監李榮擲冰底解暑即刻  
皆坐罷凡法司奏讞章內每称瑾名傳奉瑾見之輒嘆  
怒都御史屠滙率群屬泥首階下謝罪公侯勑戚進謁叩  
頭為一拜礼瑾踞受之凡辭謝俱称本卿頂上頂上二字  
從尚書朱恩始時復立枷繩瑾領之兼調東西二廠事奏  
置皇庄于畿內初止七所後嘗至三百餘所追革劉健謝  
遷馬文升劉大夏許進韓文王鏊張森以下誥勑共六百

七十五人學士張萬修撰何塘坐不阿瑾請外追恨代韓文屬草郎中李夢陽逮詔獄外謫邊裔以主者得罪盡沒其所已納改運司納銀開中解部解數似增而邊需寶匱諸曹郎治權諸直指巡鹹皆責入重賄否輒別坐下獄中貴四出鎮守得預刑名民事橫索外官錢無計自四川鎮守羅鑰始河南鎮守廖鑑天津渙差畢莫虧毒尤甚兵科給事中周鑰貧徃貸淮安知府趙俊計賄理俊不與鑰遂自刎死工科給事中許元錫鬻妻以苦無所賄瑾自縊死嘗修理庄田侵天地壇發坎塚二十拆官民房舍千餘間欲私其鄉里增陝西舉子至九十五名改舊制南北中一

孝止分南北探花戴大賓已聘妻高氏未歸璫令棄學之其姪女既有所聞輕之不果傳奉閣臣焦芳子黃中為庶吉士不由館課官員矯坐事罰米勲至數千石凡朝覲官賄至二萬兩又鈎致遠年故贖錢糧虧損非侵盜者聚加倍追贖于邊差尤甚創為新例罪無輕重類決狀永遠戍邊或枷號發遣枷數日輒死斂年死者數十人或一家有犯連坐左右隣有職河居無隣者以河外居民坐之屢起大獄枷三品以下官及籍沒已故致仕大臣并其妻子謫戍冤號之聲聞于道路嘗恨潼關衛指揮姚鑑誣坐縱鹵又以刑科給事中沈炤奉勘不如瑾指竟提殺鑑而戍炤

寧、夏、受勲戚徐備賄、強奪民田、以南巡撫文璞持正逮笞  
死。父乃甦、遷其家。礼部尚書李傑張昇、不曲徇晉府表襪  
郡王、請咸罷免。榜示謝遷、劉大夏、茅五十餘人曰：朋黨  
欽天監楊源以天欠諫涉瑾杖戍之。卒妻斬蘆荻瘞之坐  
都御史雍泰、迂官尚書不謝罷去。仍察薦雍者咸罰米有  
差。格沮大臣三品以上不得請祭葬、擅請者獄戍。大明會  
典成、坐增例改其書盡奪供奉加衙借脩舉屯田、奉遣者  
以增出地畝追完積逋為能否者罪之。出帑銀置米民賠  
腳費不償時有經明行脩之舉內餘姚三人指為閣臣謝廷  
所私送錦衣衛打問、硬招連謝邊戍免為民許御史張鳳

鳴、携家眷霸州捕盜、偶赴石指揮飲坐、伶人歌舞降鳳鳴、  
徐州弓手內官張忠與其姪茂為大盜窩主、忠伏法而斬  
六、七、等乃起作亂、瑾恩盈貫、而又矯飾、叔其同類以固寵  
谷大用請設皇庄臨清輒罪、獻計者馬永成欲松百丘、邵  
琪、瑾不可、丘聚主東廠、忤瑾、禁其事、調尚都、上勞請大內  
賈積、寢其議、或曰楊廷和以徇、瑾遷南京書、兵部尚書許進  
不抗瑾、得遷吏部尚書、其尚書劉宇、內閣焦芳、侍郎張採、  
俱百媚瑾、用事、坐言官安奎、張或、稽考不明、及都御史劉  
孟赴任違限、戍荷杖、晝夜暑雨、下御史徐貞獄、戍邊逮總  
制三邊揚一清詔獄、尋釋之、以翰林學士張萬長揖不拜。

橋旨謫鎮江同知。己故侍郎郝志義子序鄉榜乞祭葬坐  
違例充軍。寧夏指揮何錦等指瑾名奉安化王馳檄弄兵  
名清君側。瑾不省疑張永軋已。同間言上調永南京旨未  
下。即日逐永就道。榜門不得入。永間趨御前訴瑾廷戲。  
之帝令置酒與永瑾平。永終不憚。時授永兵往討寧夏。上  
戎服親送東安門。賜劍許。便宜行事。永中道聞賊已擒。即  
夏州撫餘黨還入朝。上置酒勞永。瑾永成等咸在座。酒既  
瑾歸第。永言寧夏之變。瑾激之。出袖中疏。瑾十七大罪。且  
白瑾欲反狀。時上已有酒。俛首曰。瑾反欲何為。永曰。欲為  
天子。上曰。天子任為之。永曰。瑾為天子陛下將安之。遂命

逮瑾上乘騎至瑾所。已夜中。瑾被青麟衣出。上罵瑾曰。瑾  
收瑾。永等佯爲解縛。送內獄。并逮瑾黨張紹。畫發李東  
陽。比瑾事。東陽遂與永擬瑾。大逆無道。律籍瑾家。得僞璽  
一。平天冠一。袞龍袍。五爪四蟒。木四百七十八。玉席四十  
乙。百六十五。餘金二十四萬錠。又五萬七千八百兩。銀元  
五百萬錠。又乙百五十八。<sup>萬</sup>三千零。餘珍貝。無計。又有藏  
刀、扇、嘗、携出。入宮殿者。上始大怒。曰。奴果反矣。五年八月。  
磔瑾戶于市。都民有以一錢易一脔肉。坐而啖之。斬瑾親屬  
劉傑等十五人。侄二漢。甫十歲。術士俞倫等謂當大貴。至  
是弁論死。絰瘦死獄中。仍尸於市。初。瑾與尚書蘇燕語。泣

下。綠問故。瑾曰。今中外怨積。當奈何。綠曰。令上未有太子而興王也。子生二歲。公能迎賓東宮。可以長富貴。瑾歎為奇計。已而曰不如。自為之。綠悚不敢應。瑾方啜茶。以杯擲其面。至是綠不承。張永折之。曰。尚書猶憶擲杯之事乎。綠語塞。時言官連章論劾諸所附瑾。永曰。瑾用事時。我曹尚不敢言。乃責兩班文武罪止瑾。諸可勿問。於是閩臣李東陽、兵部尚書王敞、英國公張懋咸上書頌永功。或曰。綠亦有救正瑾一二事。

論曰。時有余日仁者。以星相馳名京師。瑾出從子劉二漢示之。曰。仁称錦衣堂上瑾。撻手他顧。曰。仁知不足。請

細察。余曰。侯伯分券不必言也。瑾意況今。日仁急變。曰。  
運。祚。某。方。可。至。國。公。瑾。又。徵。引。曰。如。斯。而。已。乎。曰。仁。復。  
嗟。曰。大。貴。人。大。貴。人。瑾。厚。賞。之。瑾。敗。曰。仁。变。姓。名。匿。閨。  
外。後。捕。得。曰。仁。法。死。碌。偽。承。曰。仁。者。而。曰。仁。存。據。此。与。  
擲。杯。事。及。所。籍。違。制。則。懷。逆。有。之。而。迹。未。著。按。匿。名。書。  
應。天府。上。元。縣。狄。元。輩。有。吏。人。謗。罵。於。公。生。門。下。鬻。之。  
被。執。拷。訊。轉。輶。攀。染。不知。其。由。而。丹。墀。所。遺。又。寓。另。案。  
據。傳。聞。黔。國。公。魏。國。公。合。檄。攻。瑾。究。亦。無。寔。總。之。庶。人。  
之。議。非。有。道。之。世。所。宜。見。

劉允

劉允係正德末年太監時近幸言西域烏思藏能知三生謂之活佛上以為然遣允秉傳往迎之大學士梁儲等疏止不聽乃以珠非為幡幢黃金為七供賚法王金印袈裟及其徒饋賜以巨萬計敕允往返以十年為期得便宜行事又所經路帶鹽茶之利亦數萬計允未發導行相續已至臨清運船為之阻截入峽江舟大難進易以艤艤相連二百餘里至成都有司先期除新館督造旬日而成日支官廩百石蔬菜銀亦百兩鋪官驛不足傍取近城數十驛供之人治入番物料估值銀十三萬取百工雜造編於

署日夜不休居歲餘始行率四川指揮千人甲士千人俱西踰兩年至其地番僧號佛子者恐中國誘害之不肯出允部下皆怒欲脅以威番人夜襲之奪其寶貨器械以去軍職死者二人士卒死者數百人傷者半之允乘良馬逃僅免復至成都仍戒其部下諱言喪敗車空函馳奏時上已登遐矣

論曰正德中國藏之耗於西域者百无不止佛活不能  
歸移壽帝奈何

傳文劉立新未平太祖立幸言西太祖賈道清等

吳經御史宣畢真

吳經以太監事武宗上親征宸濠經先至楊州橋  
取民間慶女寡婦以待民間有女者一夕皆達人乘  
夜爭門逃匿者不可禁知府蔣瑤詣經懇免經大怒叱去  
之忽夜遣騎卒數人開城門傳呼駕至通衢燃炬光如白  
日經遍入有女家猝以牛有匿者破垣毀屋必得乃已無  
脫者哭聲震遠近尋以諸婦分送院寺寄住有一人憤恚  
不食死瑤為具棺殮之自是諸婦家皆以金贖乃得歸餘  
者悉收總督府云是時內臣得幸豹房者銳雄忠茂而外  
于經首開皇店於九門關外張家灣豈大等處稅商榷利

上  
憲  
副



怨聲載路、每歲額進八萬外、皆為已有、創寺置庄、動數萬、暴殄奢侈、乃前此所未有者。孫和謀營團營、挾勢取賂、劉養專領內官監營、造侵欺辦值、搆歛後錢、公私蠹耗幾蘇、進佛保趙林、馬英、劉舉、周昂、皆旦夕不離左右、而進尤親、昵劉祥丘得、顧大經、許金、馬錫、張信、始賄銳雄及錢寧、出為鎮守、復賄江彬、扈駕巡遊、與雄等張皇聲勢、所至搜剝、慘于豺虎。

史宣者、係織造太監、嘗誣奏官閫主事王鑑、沛縣知縣胡守約詔獄、南京吏科給事中孫懋等合疏、有曰：宣在途、酗酒作威、所過縣州、索賂折乾、聲言上賜皇楨、聽撻死官吏。

勿問。已威逼宿遷主薄孫錦杖秦州船戶孫富俱死矣。凡宣所過邑里逃竄難大不寧。近奉禁例。叟船夫上水不過二十名。下水不過八名。此旨甫下而宣首犯之。臺守約乃復為所中傷。乞置宣重典。復臺守約等官報聞。

畢真以太監鎮守江西。寧王宸濠厚結之。尋移鎮浙江。濠約南昌。勅真以浙江省迎附。至是真飲御史張縉醉中謂縉且淳白。兩月後時事變矣。縉惶之。戒守者巡視真府門嚴。真令諸司以五鼓議事。縉故遲之。平明集府入往。甲兵于廢寺。縉輒露之。至詭云吳山燒奇縉。益兵防禦。卒不得發。及濠敗伏誅。

論曰、時○八席○中○有○內○博○勝○而○使○逆○不○即○張○不○意○其○有  
永○也○以○瑾○合○劉○先○吳○經○等○所○為○可○以○無○不○得○志○顧○欲○刦  
其○同○類○以○因○寵○同○類○各○能○得○帝○所○向○不○惟○瑾○而○故○瑾○  
諸○貴○猶○然○孤○也○此○時○內○外○危○形○已○大○見○幸○憲○孝○遺○黨○在○人○  
不○至○大○決○嗟○一○絕○續○之○闕○哉○

閻洪崔文

萬景賢來福黃英戴永趙楹

閻洪、崔文以太監事肅皇。上感毅皇任用中官之過。御內臣頗嚴。有罪撻之至死。陳尸示戒。盡收在外。中官即給役。省寢視先朝僅什一二。而洪以御馬監太監獨剛愎自用。上念興邸舊閻。稍寬縱之。或竟矯旨言官不能奪崔文。故以壽祠得倖。嘗矯詔獄鉗制人御史劉輔。發其廝養子李陽鳳。奸屬刑部尚書林俊訊治。文度不能干俊。誑上移獄鎮撫司。而執輔告入捶殺死。東廠太監萬景賢與文表裏。用事。羅織縉紳。景賢以廠官受民詞。奏逮永平太守郭九臯。對簿坐枉。林俊爭之。不聽。會科臣劉最以論文外調。景

賢復據它事逮還京謫戍同官劉濟復白最罪不聽而來福者則以營遠被寵榮以司禮而兼東廠自福始也蓋是時司禮監張佐黃英戴永等有寶錄一編載獻帝睿製碣文及各年章奏上以為功與廢此襲助如臣與寶錄蒙賞之始至四十四年黃岡縣妖民胡大順初以寅緣陶仲文獲供事靈濟宮仲文死以奸欺斥未至是偽造萬壽金書一帙稱呂祖所傳得之鵞筆且言祖授大順三九大冊用黑鉛取白名曰先天永銀鍛之則成清霞玉粉神丹服之却疾不老遣其子玉玄隨妖人何達玉賣以入京因道錄司左演法藍田玉左正一羅萬家通內官監太監趙樞獻

之上覽其書問曰此是箕批扶箕者如何不來顧未明召之也田玉等遂詐為聖諭徵大順入京至則屢上書求見上謂大學士徐階曰自藍道行下獄遂百摶擾宮或有所使然者即大順云何階曰大順無賴妄用傳喚請繩之以法上悟詔錦衣衛逮大順田玉萬象等問擬不知其奸由極也搆具密疏匿殿櫺中伺間為大順等申解上大怒付司禮監拷訊具得田玉等通如狀盡付法司論如律論曰近侍啓居能先上所向除經筵日講數畧無失在其羣弄中世廟英察頗矯前失而於待祠營建刑獄神仙等不能不墮其術洪文等是也願以大學士階一

言而悟。清霞玉粉直。土棄之能矯其灰。酒難找。頌議礼。  
事絕不。決內侍。一吻。

孟冲陳洪

滕祥

孟冲與滕祥陳洪等為隆慶中太監初以李芳<sup>○</sup>○<sup>○</sup>○<sup>○</sup>○正稍戢芳銅益橫時司禮監黃錦廢臣黃浦為錦衣都督僉事以罪革錦死祥為工言起用浦且為錦用其族人黃保等六人以錦衣官守墓而孟冲有私人為上林苑監海戶王印以事訐奏冲取內旨竟下印鎮撫司訊治編成印而法司不與聞織造使數出初年費金四十萬次年陳洪復請加六十萬解例不如意改詔取新樣難之傳買珠玉帽屢即皆二三中貴出橐私藏物高價侵牟祥常私創庭院恣取厥木工部尚書雷禮不能制言上頃不悅令禮致仕

去以悅祥內庫嘗以空頭劄傳示戶部進銀三十萬兩一燈至費三萬金一事旬日六更明旨賜似正德時事矣上有事于太廟諸臣璫皆冠進賢冠祭服從各進饋盒以次上食爵賞謝辭與六卿埒而溫綸溢六卿之上廷臣以論劾得罪者太常少卿周怡外補去科臣石星李已陳吾德御史詹仰庇尚寶司丞鄭履淳皆廷杖削籍祥等三人弟侄蔭官錦衣衛指揮千百戶二十八人洪弟郁以千戶掌鎮撫司陞錦衣使

論曰會帝祚不永冲與祥洪等即不能為瑾所為豈難與谷馬魏陸等聯鑣而馳方科臣石星疏近臣專權

言官攻幾。動輒中傷。非所以示天下。坐廷杖削籍。同官  
張嘉賓論救。不報。時總隆慶二年耳。內批盤幸。買金責  
貨。已不勝舉。而最甚。迺太監李芳直諫。重坐改淨軍設  
使。如武廟十五年為瑾所為者。豈止一人哉。



魏忠賢傳

魏忠賢初名進忠直隸肅寧人也姓李妻馮生女嫁楊六奇矣酒酒流博好逐馬能左右射；奇中不識字猜狠自用人多以傻子目之已貧甚與其妻入自宮萬曆中選八司禮太監孫遲名下得內官監馬謙扶掖効用甲字庫漸裕時光廟在青宮王才人已舉熹宗遂夤緣入宮為王才人辦膳太監王安素嚴正久輔翼太子有勞太子以屬宮中事其名下魏朝者譽進忠於安信之光廟崩給諫楊濬疏請李選侍移宮并及進忠安為力救以選侍宮中故有李進忠遂指為一人進忠得不問熹宗既立乳媼客氏

者、定興侯二妻也。十八入官、再踰期而娶。時輒封奉聖夫人、嘗私朝與朝對食。進忠間與客氏通、分朝愛兩人至互爭。客氏于乾清宮之暖閣夜喧竝起。帝語客氏：即何向朕為汝主之？客氏故向進忠也。進忠尋與客氏矯逐朝鳳陽、中道縊殺之。朝素與帝卧起、帝不能庇。祖制乾清東西各室五宮人有名封居之。帝勤為客氏移乾西鐘鼓飲食袒裸鋪設侈靡踰等許。肩輿往來如妃嬪體止缺一青紗蓋。即乾清宮前不一夕尋改住咸安宮所為威儀中宮與諸貴妃弗及也。出沐呼殿侍從之盛若雲屯。日三時輒御膳以賜、所居邸接進忠或眠而私旬日不進則進忠必促之。帝

亦時使人候寒溫也。客氏所進膳名老太家膳，帝意頗不甘之，則進忠以前故改名忠賢，與王體乾、李未貞及客氏分辦而四。常導帝走馬，亦獵手刺狐兔為樂，或寢水作戲，衝丸漏珠，多出意表。帝為一咲。帝親鑿削營小室玉階下，解衣鼓掌，躊躇顧盼，成而喜，未幾而棄之。方經營滿志，體乾等奏文書，前帝未嘗聽聲，第曰：好為之。忠賢生平外達呼祝殊等諸內輩，輒清西丹墀者，帶履摶擊，間有躡足痛忍，沈前者千歲之聲。殷旬若雷，至客氏生，人則闔寺僕僕為數日不寐矣。金御史方震孺疏逐客，魏王安特先帝顧命，正色出客氏詰忠賢，自新帝失客氏，為不食者移。

于是客魏比西李、必中安、西李者、李遷侍也。客氏旋復入宮、而安甫有司禮之命、客魏居中、嗾言官霍維華劾安、矯旨降南海子淨軍、而令劉朝提督南海、殺安朝野惜之。天啓元年冬、陞忠賢秉筆、秉筆不識字、虛朝無之。穆廟孟冲、神廟張明及忠賢孫暹、王朝輔、數人而已。詔授客氏子侯國興錦衣衛指揮使、戶部仍給田二十頃為護坟香火、而忠賢以侍衛有功、附叙陵工、言官倪思輝、侯震暘等奏第。奏劾皆以傳奉外謫吏部尚書周嘉謨、大學士沈淮贊上內操、宮中烽火等坐論救免。已、忠賢諷大學士沈淮贊上內操、宮中烽火達晝夜、皇子生、震礮不育、言官憲世揚劾灌、亦被謫。于是

御史周宗建、詞林丈震、孟鄭、鄆太僕卿、滿朝薦等、復直糾忠賢擅制不報。時鄒元標、馮從吾、孫慎行等講學京師，比魏科臣傳櫬朱童蒙至擬元標等為妖黨，致仕歸。尋亦削籍，而霍離華孫杰等攜京堂顧秉謙、魏廣微入閣辦事矣。忠賢既殺王安、益肆設內標萬人，衣甲出入令內監王進試礮上前，礮裂進失左手不可得，幾危。上三年，忠賢掌東廠，創設文枷威刦皇親以錦衣衛田爾耕酷烈可仕，加太子太保許頤純掌比鎮撫理刑傳讞教博應星陳居求等，招搖訛喻片語違忤，駕帖立下。忠賢嘗進香涿州警蹕傳囑，擬於帝駕道路紛紛，凡達官戲手蹴踘茶廈諸般不下。

一二萬人大輿數百乘而為之前後鳴鑄之聲不絕于耳。聲奏簇行戶頂香以迎。夏載承如山冬驅火幾百廂也。御前緊要則李永貞石元雅、涂文輔等飛聞之至有狂奔死者。良馬亦為氣盡而客氏與忠賢益矯旨誣讐中宮至奉御無狀殺先帝選侍趙氏及帝裕妃張氏坐馮貴妃詛呪死于郊天之日。胡貴妃被鳩以暴疾聞而成妃李氏革封絕飲食幾斃。誣害外戚張國紀幾危中宮外戚李承恩笞撻構受五毒。御史李應昇黃尊素等交章抗奏而副都御史楊濂二十四罪之跪入則盡發其奸忠賢亦稍動走結輔臣韓爌為之地。爌不納則廣徵文附忠賢同籍為溫

慮濂補牘面奏勸上不視朝者二日于忠賢之疏可六七十不下數百人咸不問也

景以請廢銅監中顯斥忠賢立斃杖下御史林

汝翥道苦內侍尺者被逮急乃亡去自詣遵化獄卒就杖

幾斃大學士葉向高與翥同鄉被騷予告歸廣徵乃以已

意點次縉紳一冊目東林為邪黨約六七十人

葉向高隨韓爌等

有天鑒錄于前所點次有增溢

孫承宗劉一燊李邦華孫居相吳易

次列東林脅從

孫鼎相徐良序吳子揚

既復作同志錄于天鑒更有增溢

陳宗器易

應昌張慎言惠世揚未幾復搜演義水許小說天罡地煞

賀世壽張光前葉

及時雨葉向高浪子錢謙

目色共一百八人名為點將錄

天罡星托塔天王李三才

益聖手書生文震孟白面郎君鄭鄧麟靈火惠世揚大刀  
楊灝留多星繆昌期等三十人地煞星神機軍師顧大  
章旱地忽律游仕任鼓上而列不附東林于天鑒之後共  
官汪文言等七十二人大化周應秋崔呈秀閻鳴泰王在晉揚維垣卓邁倪文煥李魯生吳淳夫孫國祐後皆為魏黨最烈日事  
劉廷元黃克纘梁夢環曹欽程等後皆為魏黨最烈日事  
摘發諸戾旨統自秉謙出之十月上有事太廟廣微後至  
言官魏大中李應昇先後直糾之廣微益恨自是輒出中  
旨凡稍忤魏黨成削奪降調部署一空或稱中旨非例李  
奏牘有執中者帝空中者三旨不中出頃  
喜四年復起用阮大鋮等十一人謀一網非  
經畧熊廷弼支賄諸賢而以中書汪文言為

奪、酷鋟懸坐楊濂左光斗、

魏

懸坐楊濂左光斗、

魏

順昌音昌

后

追索益

來僉

薦、誣

通間死、中書舍人吳德

以手評

死、楊州

知府劉鐸題詩含諷

咀呪死

官蔣應陽代白廷弼

坐妾揭死、左都御史高攀龍追逮急赴水死、中書吳養春  
坐松佔黃山獄死、妻子不勝追贍、咸縊死、僉都御史周起  
元初忤呈秀用太監李寔空印文書、強填罪死、諸不可數  
至于發遣削奪、酷追波累海內驚惶、夜不帖卧、旗較喝喧  
血肉零落僵側不免子壯、陳熙昌王永先夏嘉遇音一禮

王心一劉大人龔汝楠高弘圖等並削籍惠世揚夏之令方震孺等詔獄不測復矯脩三朝典以杖擊納九移宮為三案舛訛是非用理衆正田居副使曹學佺私草紀畧與要典殊輒矯削籍上嘗視太學忠賢踰制僭坐大臣不復賜茶祭方澤還導遊西苑上與所嬖少璫高永壽劉中源等手刺小刀為樂中流風覆帝溺忠賢方與客氏醉別舟入水以淺起乃起時救帝者為中官譚敏高鄧竟死忠賢

殿工

忠賢

礦盜羈

廢以

功加

人武

任良

閑閑

兩獎

忠賢上

忠賢庄田二千

國公

國生祠

口閨壯繆

岳

武穆

額曰普德

滿天下始于浙之西

口閨壯繆

岳

武穆

額曰普德

普惠德馨沾恩隆恩○茂勲昭

懷勲戴疾成德報德

嘉德報功隆仁顯德祝恩榮德

洽恩懷仁崇仁彰德

崇功存仁隆德像以沉香綴金珠為臘脣

竅首簪花甫上

額名不勝數像以沉香綴金珠為臘脣

竅首簪花甫上

冠匠偶批其顱許小璫至擁肩

頭

禮以遵化道取如松半揖不

劉詔謁像竟行五拜三叩頭

頭

禮以遵化道取如松半揖不

恭薊州道胡士容檄不建生祠咸詰獄監生陸萬齡復請

順德府推官方翰謹書

獨不贊祠

重

建祠于國學之旁。至云孔子成春秋。上公作要典。孔子誅少正卯。上公殲東林。功德相拯。溫旨許之。遂有張生者。方祖萬齡之議。忽病狂大呼。先賢季路手批之。立刻死。七年。以整理關東功。加恩忠賢三等。蔭弟侄一人。錦衣指揮使。世襲。三殿告成。加寧國良卿太子太保。代郊天。代享太廟。代填祝版。其襲伯爵錦衣指揮魏望。進秩少師。封魏良棟。爲東安伯。魏鵬翼。爲安平伯。

賤客氏

衣指

翼僅二  
總

謁坐。漕運。

之詒

庚辰仲春之三十

不。知。誰。也。不。知。誰。也。不。知。誰。也。  
不。知。誰。也。不。知。誰。也。不。知。誰。也。不。知。誰。也。  
不。知。誰。也。不。知。誰。也。不。知。誰。也。不。知。誰。也。

子孫不復有天保代郭西代漢代  
而南遷之始祖也。至是數少歸對視

而其後又復歸之。故其後人多以爲  
是也。蓋其後人多以爲是也。

罪惟錄列傳卷之三十

奸士列傳總論

奸士不勝數。其貴者數其著者。數其甚者以三者律之。  
諸可用惡惡之短為一代存亡也。非偉不德耳。諸襍見  
於紀與傳之間。孰坐是迺訛。孰坐是迺敗。即言之不詳。大  
攢紀。與傳者。中已詳也。合徵之而獲偉全。幾人哉。後  
世刺。或謠託神鬼。凡報甚赫。曰。以補王者斧鉞之不。  
足。○知。

嘆。○一。○良。○子。○能。○持。○其。○時。○也。○而。○嘆。○良。○子。○能。○持。○其。○時。○也。○而。○嘆。○良。○子。○能。○持。○其。○時。○也。○而。○嘆。○良。○子。○能。○持。○其。○時。○也。○而。○嘆。○良。○子。○能。○持。○其。○時。○也。○而。○嘆。○良。○子。○能。○持。○其。○時。○也。○而。○嘆。○良。○子。○能。○持。○其。○時。○也。○而。○嘆。○良。○子。○能。○持。○其。○時。○也。○而。○嘆。○良。○子。○能。○持。○其。○時。○也。○而。○嘆。○良。○子。○能。○持。○其。○時。○也。○而。○嘆。○良。○子。○能。○持。○其。○時。○也。○而。○嘆。

汝士仁軒賦

罪紳集刊卷之三十

奸臣列傳

胡惟庸

胡惟庸，南直定遠人也。雄爽有大畧。性陰刻險。鷙甫從龍。舉止便辟。即上所問。能強記顥對。少所遺。上遂大愛幸之。進左丞。而汪廣洋為右。廣洋死。遂獨總中書。驕恣無所忌。善以其才蒙上。擢日益重。諸侯失職亡命。多依惟庸。左右心腹已。而家人為奸利事。嘗榜屬關吏。奏之上。怒。切責丞相。惟庸謝。正辱吏罪付市。子棄馬。

誤跋

卷上

驕蹇皆

馬贖罪不許。惟

門內

然以盡。亦悔為亂子。

與其黨陳寧死。惟庸死。

相傳林賢者以金吾衛指揮坐罪安。其日卒。惟庸嘗請宥之。復職。以謀日。卒王於所貢巨蠟中。藏火藥。與器。遣僧如璫等四百人。皆猛健。將助惟庸舉事。至則惟庸已死。上乃發四百人雲南守禦。而騰書海外責王。自是肅清逆黨。連相國李善長等萬五千餘人。誣蔓已甚。合涼國公玉號湖藍二黨。

論曰。彼之告猶在影響。八所不免。時開國諸臣。

又

廣洋楊無

豈足以

且

臘絕何何法得

藏火器与兵器即四百人皆如山

湖平寧遂克往反

側於是皆緣之而影響益以甚也借以應殺運則可然

惟庸能竊弄洪武英略開國之

一言

夫誤踐人紀上

何能令抵一云惟庸可子馳馬市誤入輓輶中致傷死

惟庸怒擅殺輓輶者上憤惟庸擅

惟庸怒擅殺輓輶者上憤惟庸擅

其死惟庸清以

金帛給輓輶家工不許如是黨

一乎未

山東有華山，峰巒高崔嵬。  
上有仙人石，中藏玉函臺。  
一日游此山，神清氣亦來。  
但得華山一去，天壤萬古隔。  
不知何歲還，但見白髮髮。  
我聞此語已驚心，更復何言亦何辭。  
望天東北雲渺渺，不知此身何處。天子重視卿，  
卿復誰與。卿復誰與，不識漢家書。昔年漢室  
多事，卿君將軍身。今看漢書，但見漢家書。

茹 璞

茹璫、湖廣衡山人。洪武末，由監生官通政遷吏部尚書，改兵部。建文中，兼掌河南布政使事。燕師竟從金川門入，文皇得中勞問。璫輒私稱臣，獻密計，燕師竟至江上。遣璫詣軍國，稱王寧及璫孝於太祖，忠於國家。封寧永春侯。璫忠誠伯，寧蓋駙馬都尉。向與徐增壽為燕內間者也。璫尋加太子少保。永樂七年，以罪除名回籍。家人興安告璫隱事，復械至京。久之，得釋還家。道經長沙，坐不朝。谷王都御史陳瑛劾之，復逮下錦衣衛獄。璫懼，命其子銓市砒藏飯中，送食。遂死。法司以聞銓坐殺父律論死。婦人送浣衣局，幼男

發鞍轡局

論曰坐茹忠誠以逆。其子銓並不赦。寬清難者必并。寬從靖難者而忠誠乃不得列于乘時則以其効燕時較歸誠之迹猶異。坐不朝谷王長沙罪尤不必及孥且不至貶爵而輒擬自鳩。想審知當意不果向諸反顧遂以此卦并坐于銓殺父律所謂善乎孽之也隱以達處忠誠知天也。

中書問學士劉基至都客居濟陰金門之文皇御  
六裕主天中暮望下簡卒入外肆熟而主之。影韓桂軍  
義都歸黃公。公為太子由禮至首輔數年。陪南宮氏

陳瑛

陳瑛，北直獻縣人。建文初，為北平按察使，受王府金錢，通密謀，為僉事湯宗所告，逮戍廣西。燕王得國，召為都御史。時上欲為讓皇輶朝五日，瑛請減之，又請追戮黃觀、廖鼎、王叔英，周是修、王良、顏伯瑞等。上曰：「朕舉義師所誅不過齊黃數輩，即二十九人之中，黃福、尹昌隆、張紳、王鈍、鄭賜，皆曲宥登用之，況不與其數者乎？彼食其祿，自盡其心耳。」方孝孺諸獄，宗戚株慘，瑛羅織為多，而胡閏一案，抄提數百家，號東市聲徹天。御史皆掩泣，瑛曰：「不以逆叛慶此輩，我輩歸誠無名。」時忠臣喪無遺類，永樂七年。

給事中耿通劾瑛朋比○<sup>○</sup>蔽誣構兵部主事李貞於死明  
年中允劉子春劾其○<sup>○</sup>刻薄九年下獄伏誅夷其家  
論曰清難中得陳都憲而成祖之愷弟大著耿通劉子  
春可為讓皇忠臣宜安一座方黃之未惜不詳其寔以  
剗諫議一帖

紀綱

紀綱，臨邑人。為諸生，燕王初起兵，過臨邑，綱叩馬首，王與語，悅之。綱善騎射，頗習法家言，便辟，應對利精，耐逆鈎人意向，輒先發之。王日益幸綱，以為千戶。既即位，擢為都指揮僉事，治錦衣親兵，典詔獄。天子既由藩國起，內不無自疑。綱布其私，跟日夜探切陰計，聞上大以為忠。即淇成諸公見綱自匿引而綱遂窮竟為非行。上亦久頗踈之中貴仇綱者，白發其端，上令御史按驗，俱有狀。即日捕誅，磔于市，夷三族。而御史院狀綱罪，其畧曰：故都指揮綱，攬私黨，尾包藏禍心，為偽詔，下諸司勒盜四百餘

萬還沒稱詔索官船二十艘牛馬四百輛弗與就即獄喝持大賈數十百家家索賄不等合巨萬挾詐取交趾使黃金八十兩金盆一異寶二十枚奪民人貴等第舍莊田十七所值金三十餘萬匿縣官于民地八所二十餘萬從籍故晉王軌沒黃金五百兩金盆一寶劍二白金鞍轡二皮籍故吳王沒琴瑟御龍服王冠還輒衣故王冠服坐高座置酒命優童真保道其等効伎樂奉觴上壽呼萬歲心旁卿等無恙敬舉卿之觴諸所用金裝八寶環八寶帳飾玉盞玉水池硯珊瑚犀此玉束帶紅輔床玉石馬九咸飾交龍日月星斗度如乘輿副又上所下綱論棄市者謬令洗

沐好食之。誘其金帛盡。乃殺之。喜道姑陳姿首。欲買置勝。  
為都督祿所先。綱遇祿大呵持饅。祿首腦裂。恚都指揮  
啞失帖木不辟道。誣持其冒賞事。捶殺之。綱家蓄養亡命耗  
山劉等。多造鉄甲弓弩萬計。虜取良家子十八以下數百  
人。充左右後詔選。捷併才人既試可。令出待歲。綱報簿錄  
尤者。內之。別以次塞。吳大豪秀。得罪後漏資尚富。綱納其  
子文廣、黃金百兩。白金千兩。龍文被一床。龍角一枝。奇寶  
十具。異繒綺四十疋。歲致棗六百石。鈔二十萬貫。為曲庇  
之。廣挾綱什五而分。氏間藏無誰何者。端午射柳。綱松  
其司射。鎮撫。我故不中。子打柳鼓譟。以觀兵部尚書。

御史既射僞故謀果無亂者。綱詫曰：「無能難我矣。」天子腹心臣負委任，妄意不軌。擢綱髮不足數，綱罪一萬死。指揮敬江千戶謙春鎮撫瑛坐比周死。諸以下輕重受條詔曰：可頒示于天下。

論曰：帝非不知綱以綱防川川塞而乃可以無綱矣。猶之用陳瑛法法一文而一武也。時已任摘糞于內侍。內侍不言。誰言之者。

門達逮果

門達，豐潤人。襲父職為歸永百戶機警正純，薦陞鎮撫。理刑歷都指揮僉事，旗較遼果數捕告謗訕，達疾而逐之。時論翕然以達為賢。天順中，果得復用。果為人陰賊，憤害亡所避，事為上緝察中外，濫及無辜。上用果言，誅一知州械死三御史。論指揮李斌謀反死者二十餘人，而弋陽王母子賜自盡。天下騷然。果時官與達並銜，果舊恨欲中達，未得間。然達亦惄々幸自保。既果為上緝察石曹兩家罪狀，處生誅。而吉祥從子昭武伯欽殺果以叛。果死，達治鎮撫，遂學為果以媚上。分遣官較中外蒐求幽隱，吹毛批根。

及乎僚庶或不。輒稱奉旨殘酷特甚。上以為能委任至  
與學士李賢等。久之念能言已于上者。唯李賢與袁彬以  
計害傷之語在彬賢傳。他日風仆錦衣之門。廊中  
外喧傳曰。錦衣門倒矣。會憲宗即位。生與局承王綸交通。調邊衛。  
于是都給事中金紳率六科跪達罪。浮謫謹詔廷鞫之。科  
道官所言是。達坐斬。籍其家。復當審錄詔謫戍南丹。以死  
論。曰。曹欽之反果教之也。門達之能。果教之也。以達教  
欽致殺。躬以順教。達致殺。達。嗟乎。錦衣之門。世傳  
安能周滅。

焦芳尹是

焦芳字守靜，沁陽人。賦性陰慎，以進士選獵侍講學士。最曠同官戶龍，遂助戶龍父閣臣吳煽虐，及復起調桂陽同知薄起，歷吏部尚書。正德元年，進少師，華蓋殿大學士。先是，內閣謝遷嘗舉王之鑒、吳寃不及芳，恨入骨髓。又同官劉健與韓文等並謀除達理。芳遂潛通于理，專伺健等，會遷以其同鄉賢良應薦。芳附瑾，謂遷擅違詔格。遷與瑾健並補職，且及其子兄弟。于是黨勢益熾。瑾竟引芳入閣，表裏為奸。凡變亂成法，徑指臣工，杜塞賢路。酷虐軍民，皆芳導之。而瑾竟其事，尋充孝廟總裁，筆削任意。凡先正名卿悉

加醜詆復授意檢討段冕盡以意顛倒是非舉朝之側目四年以老病致仕五年瑾敗瑾黨內閣劉宇曹元罷去芳在籍與子侍讀黃中並革職為民初黃中以賄瑾妄覬及第究不能久列二甲第一更僞策刻程而芳為題名盛称所改新制為當初授檢討數月陞編脩踰年旋陞侍讀狂恣無忌時士官琴濬沒入家口內有女殊色芳從瑾乞得芳臥病黃中蒸之醜聞言官交章其事

尹旻

字同仁，歷城人。以進士擢官吏尚書加太子少保。旻

子侍講會兵部郎中鄒龍坐罪龍為軍官奏保復職為東廠

錦知下衣獄言官張雄陳致等合疏龍竊弄父權納賄如

市入知縣。獄盛三百。技授知州。入指揮吳昂五百。俾薰糠  
連通判王範。瀘陞主事。經歷張璣。縣進少卿。是父子欺公  
罔上。罪惡貫盈。人心憤怨。子龍素無學問之功。久者貪汚  
之跡。子之惡且不知。何以別天下之否。使知之。家且不齊。  
何以典人物之銓衡。于是龍与倖進。璣範等考訊午門草  
旻官保。獄致仕龍。等原籍為民。

論曰。焦與平。才不能為惡。徒為逢瑾頤使。而惡之肆及。  
遂稱殊授。百剏謝無手矣。

家。故其後不復以爲子。故其後不復以爲子。  
及。故其後不復以爲子。故其後不復以爲子。  
故。故。故。故。故。故。

王。故其後不復以爲子。故其後不復以爲子。  
故。故。故。故。故。故。

萬安 刘  
吉

萬安、四川眉山人。正統十三年進士。以編脩歷官禮部侍郎。長身魁碩。眉目如劍畫。外寬然長者。內深刺骨。萬貴妃有寵于憲宗。其兄通為錦衣都指揮。通妻出入掖庭。安喜與同姓陰使人結通。往來于家。於時通妻偶問母曰。及記家貧。時以妹妾入。今安在。母謬曰。第記通眉州萬編修者。安聞之。輒曰。吾舊為編修。正是。因使其妾過通妻。相呼以小字。叔姊妹悲歡而安與通為大小姨夫。安緣此得入內閣。矣。商輶去位。安為首相。所以媚貴妃益至。至時。松進房術于上。妖僧繼曉所由得倅。皆由安。進江西人李政省者。

以能幼術侍上。安從學士彭華。與深相結也。貴妃名昭德。宮、寵聞中外。中外有賣縫內使。以寶貨進昭德者。即傳旨賞賜。或與之官。一時府庫竭。爵賞貲益濫。安與劉吉等同朝。殊無匡諫。時人謂之語曰。紙糊三閣老。泥塑六尚書。安疾悔。方正深于他讐。保養好。親于骨肉。同時詞臣。若邢讓。陳鑑。方正如。王恕。馬文升。耿裕。秦竑。皆相繼疎斥。吏部尚書尹旻。左都御史王越。與翊別為一黨。與安華相傾。久之。安以計排去。翊。越與旻相繼罷。而鄒智。李文祥之徒。皆以論劾。妄取罪矣。孝宗即位。言者謂紀太后所以暴崩。由萬貴妃請逮治當時諸臣。并萬氏眷屬。昔日出入宮禁者。安驚。

曰。安與萬家不往來久矣。他日。上簡得安所進先帝疏。得一小簏。皆房中術使太監懷恩持示之。恩每展一疏。則曰。是大臣所為耶。安慚汗。不能出語。已為科道所糾劾。恩復持科道疏。令人捧讀。安跽起頻仍。愴惻自解。初無去意。恩擣其牙牌曰。請。公尚矣。安在內閣者二十年。初有諷之去者。安曰。惟有一死報國耳。既出道中。猶望三台星也。子翼。為南京禮部侍郎。孫弘璧。為編脩。皆淫縱不度。後相繼死。而安絕。安貧巨萬。其妾媵子弟。懷以奔人。無餘者。吉初晦。貴戚萬通。萬喜。萬達。等結婚緣。引入相為人深沉。不見辭色。僞為正論。只內陰刻。凶焰薰灼。賄賂公行。在閣十九年。

左庶子張昇因天變數吉○罪坐左遷吉嘗裁柳湯薦鄧智李文祥諸人譏王怒好名上欲封張皇后家伯爵言必盡封周王二后家乃可失眷致仕長安人目吉曰棉花以其耐寒也至是喜曰棉花去矣家居大盜入其室驚怖死當時口號云劉吉短喪終不吉萬安富國未為安

論曰萬眉山雖得指揮通妻謬語託大小姨以進此不過曖貴妃以同姓而所由媚貴妃有由初無行愧進賢者挾序中術炫安、進之進賢得傳陞庶吉士出為御史孝廟時周王益封乃可吉生平止此一言逢萬幾敗迺矯出以卒短喪之謠當是奪情吉博望人

李致省繼曉

李致省江西南昌人係小吏貽敗御史陽守隨逮問充軍逃匿京師成化丁酉因太僕錢義何興以左道出入中官之門果若常取其書入獻上未之奇也會薊州霖雨災致省約卯却霽午而雨止已果然未幾京師又雨一禱而太陽見會悼恭太子薨萬妃思之不置致省召致其魂與妃相見工益神之傳授太常寺丞守隨復廷勅改上林苑監丞未幾轉陞右通政賜金勑法刷圖書二曰忠貞和直曰妙悟通玄有所奏請用以封進躉官至禮部左侍郎掌通政司事尋進工部尚書賞賚鉅萬分獻郊祀特恩驕恣工

部主事張吉、兵部員外彭綱、廷勑之皆被謫。嘗與同列忿爭，曰：吾必奪汝印。明日握符之命下矣。于是諸臣尹旻、張遂、<sup>陳</sup>昇談論王策、焦芳、曾彥、王勅、羅環、劉紳、楊榮、鄭宏、鄒襲等，並以次謫降。士大夫憚畏之恐後，隨有陰附以進者。劉敷、黃景尹、直、李裕、邊鏞、李和、元守、直、張璞、陳琬等尚書李致德，以鄉曲故尤厚。間亦藉譽望，得密封推薦，縉紳進退半如此。其知十九年，言官王瑞、張稷極言傳奉之弊。致省得降諭弘治初，被劾下獄。法司指傳奉為致省罪。致省抗曰：即法司無傳奉者乎？初擬戍邊遇赦，當還給事陳璿言：「左道干政者，法無赦。」致省罪不止。此太監蔣琮亦言之。復

械繫錦衣獄擬辟不勝拷掠死籍其家

繼曉者京師賣媚藥也成化中以淫貪欺誑中楚府事

敗走匿京師由萬安梁芳進獻房術得幸削髮作僧狀名  
誦經出入禁中傳陞為左覺義孝宗在東宮偶見問之左  
右曰繼師應上呼念佛耳東宮不然為色變他日朝上伏  
地不言上問何事左右以對詔杖曉二十尋復召入請旌  
母朱氏孝行許之不俟勘朱故娼也常乘傳至湖廣九峯  
寺還為左善世賜美姝千餘人金寶不可勝紀請內帑銀  
數十萬西華門外毀民居剗造大鎮國永昌寺大臣諫官  
皆不言刑部員外林俊及都督經歷張叢疏劾繼曉梁芳

罪惡下俊嚴獄外謫繼曉知不容公論請歸養母乞空度  
牒五百道許之令母終復來遂偽陳被恩以來每有效忠  
陳善之益二十一年星變主事張吉中書王璣進士敖毓  
元御史姜昂連疏繼曉及李政省等諸奸惡杖昂而外謫  
吉等孝宗初立發原籍為民復逮治伏誅

論曰政省繼曉不足責也為鼎台萬安劉吉等治壽觴  
錄治觴者所以甚進觴者之罪而於是政省繆曉為大  
不敬其所陳獻皆私而天變大彰黜不可數星陋之故  
其寧歎之卒之萬剉不以治觴故八律為失出

錢寧

錢寧者、本鎮安人、名茶來、太監錢能、鎮守雲南、寧幼鬻為家奴、又朱安、小名酒來、皆冒錢姓、能死武宗朝、事劉瑾專已、復賄谷大用、兩人並得召見、寧能左右射、知書、尤善揣合、上悅之、并安賜國姓為義子、冒功陞錦衣衛正千戶、安為百戶、瑾敗、寧計免、歷左都督、掌衛事、典詔獄、權益重、伶入藏賢、回乞人于永者、善陰道秘戲、若諸番僧為幻呪者、皆由寧入見、請建新寺、豹房、日侍左右、上醉枕寧卧、百官候朝至晡、莫得上起居、但同寧、內侍上、外招權賄、小拂意、輒遭中害、內臣武將率投重貳、永為鎮守總兵、若叩以

危急事往往得解。或款事文臣以邀虛譽。京城米貴。減價糴之。以是小民頗有言其善者。都察院經歷錢峩至祿寧為父寧使峩密察朝官。有欲彈射寧者。輒先斥逐。張銳者。東廠大閻。寧熟與埒。中外稱為廠獄。有衛卒喧道。遇大理寺評事沈光大。司務林華不避。華執杖之。衛卒語不遜。光大復杖而因之上聞。有旨執光大。華下錦衣獄。拷訊斥光大為民華降一級外調之。錦衣千戶注與寧有連。注家殺人。寧庇之。不發。刑部自尚書以下不敢問也。員外劉秉鑑署郎事。即據裏証成獄。注求寧。曰。注與我連。誰不知。乃待寧言。摘刑部沿習事。詛東廠且發之。以刦刑官。尚書張

子麟及兩侍郎出注。恭若賓客。卒反異。乃已。兵部尚書王瓊者。故著罩刺帽。帖衷衣。入豹房。侍帝飲酒。與寧輩相歡也。○左都御史彭澤與諸言官論及寧。輒恨曰。乃不手刃奴。語微以露。寧之啞之。澤竟坐罷。寧子永安六歲。為都督。下至支使。養子授錦衣指揮。或千戶十餘人。與東廠銳密通。寧濛而寢其護衛。日泄上動靜于濛。重賄。欲因緣召其世子司香太廟。為他日地。寧不敢言。上念無以咎其永安。私出玉帶彩幣。詐稱上賜以悅之。久之。銳與寧有隙。故有以傾寧。會謝儀者。常出入銳所。原御史熊蘭與儀同邑。察令儀言濛不軌。狀于銳。且言寧交通狀。銳先入言上。而儀

與蘭疏發之寧未之知也方約銳入白濠銳故不行寧乃自言之上不應寧心疑及上遣太監往寧府宣諭寧乃懼白上繫濠所遣盧孔章二人錦衣衛獄私馳入報濠歸罪藏賢謫戍邊行未百里使校偽為盜夜殺賢而孔章亦斃獄中宸濠反上南征留寧居守寧恐間入力求扈從江彬與寧素爭寵至臨清密語上使董皇店後遂白其通濠狀甚悉上曰黠奴我意之即令薦寧臨清遣人密收其家屬駕還寧與陸完裸反接俘前已籍寧家得玉帶二千五百束金十餘萬兩銀三千兩胡椒數千石他珍異不可勝計世宗即位磔寧而死之日市人或作哀詞御史請禁治

之。乃已。子永安及其眷子傑等十餘人皆斬之。

論曰。茶來故自以卧起得幸。掌錦衣或知敬禮文臣集好聲譽。觀司香之請。不敢言上。不知上意不肯。不能奪上寧意。不必即大寧。濠然濠寔。以寧為平城矣。上曰我意之。則知內少。自持。凡諸奸一失。輒不復顧賴。有此蓋寵。則毒不堅。曠久則情必鏹。此正德之故。弘寧初名福寧兒。雲南李巡狩之家生也。姓李。姓幾。改國姓。故不審其為何氏。

舊約全書

歌裏多嘆苦。說那詩人。妙處。也。妙處。也。妙處。也。  
讀。歌。與。詩。不。少。缺。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  
意。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  
叫。噓。噓。下。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  
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  
誰。日。茶。未。忘。自。外。傳。妙。事。詳。事。體。事。體。事。體。  
一。口。子。采。李。其。養。子。給。父。十。給。一。口。子。

江彬

江彬者山西宣府人初為蔚州衛指揮使正德中流賊猖獗近輔彬以大同遊擊隨總兵張俊賊平得大賞武宗好兵事令京邊二軍踰更出入于是錢能言彬於上上召見彬為人黠悍狠忍談兵上前禹自稱調上悅之以為左都督賜之國姓福侍豹房同卧起時與奕不遜千戶周麒叱之彬竟暗麒麟榜掠至死自是左右皆畏彬請上調遼陽宣府大同延綏四路軍入操西內教場上戎服臨觀之或時為角觝戲手搏虎圈人號邊軍為外四家其軍悉縱橫恣睢市井間都人苦焉割西官廳以彬為提督乘上

喜○益言都指揮李琮种周勇略○得召入豹房○亦賜國姓為  
義兒○時太監張永張忠盧明秦用蕭敬等○優人臧賢雖興  
彬表裏擅權○然罷出彬下○彬于上前多倨○郊獵嘗並上騎  
鐘○曹幾不可辯○固數三言宣府樂○請上幸其處○上欣然馳  
出○居庸關○侍從鹵簿○不及○彬為上營鎮國府第于宣  
府○輦豹房珍玩女御其中○彬時夜入人家○益索婦女以  
進○衛士燬民廬為薪○而上樂之忘歸○稱曰家裏○鹵寇和陽  
轉掠應州○上與諸將擊之○尋引知論功○封彬平鹵伯○三子  
並官錦衣指揮○而琮周皆為都督○故邊將許泰亦封安邊  
伯○上所駐蹕○稱軍門○中外事無大小○白彬乃奏○或壅格之

至二三歲。上稱威武。大將軍至。欲以彬為副。上還京。數念  
宣府不置。彬復導上往。因出大同。至偏頭關。至榆林。至山  
西。索金璧。乘馬數十萬。令邊官各獻虎豹大馬。逼金錢。又  
萬。縛屬官吏。縱火。奪民婦女。居一歲。聽選典膳。李恭  
草。而鑾。疏行上之。指切彬罪。彬聞。逮恭。拷斃詔獄。居一歲。  
復導上南巡。群臣皆言彬上示彬。群臣奏命杖之。彬令痛  
杖。盡斃絕。蓋死者十餘人。寘濠反。彬與張忠贊南征。上入  
南都。受俘。彬。送。上戎服。出城前隊。俘凱歌。入。往牛首山打  
虎。後湖網魚。得蝦蟆。一內侍諫曰。此直五百金。上曰。汝如  
金。買之。既上。歇。幸蘿浙湖湘。南京諸司伏闕諫。彬又欲言。

上重譴之。其黨勸乃止。上亦罷彬竅弄威權。冒竊名器。道  
上數歲間。乘危犯險。車轍半天下。言者皆欲食彬之肉。彬  
隨駕所至。與周琮兩人聲勢相倚。彬索賂累數千萬。周琮  
亦十二三千戶。洪以彬皆出採湖廣方物。其物名皆奇恠。  
不可致。巡撫官乃進白金萬五千有奇。代之有曹成王宣  
者稱彬旗較至杭州。開鎮守府。設香案。稱上旨召致仕尚  
書洪鐘令傾貨謝恩。鶯鐘別所趣其家營辦。其橫如此。武  
宗寢疾。彬又改團營為武威團練。自提督軍馬。中外恠懼。  
慮彬旦夕反。宮東晏駕揚廷和以未命請散。遣邊兵。分就  
黨。以不屬彬而彬與諸子。所從家兵尚衆。彬亦自疑。稱病。

不知成服後。稍分布腹心。東西北安三門。東甲署糧餉。動息京城市間。人馬夜介然有聲。人心洶。謂彬反。知會達和與司禮監魏彬等題。大行銘旌于文華殿東。間言魏彬請除之。因與太監溫祥入白太后。會其日坤寧宮脊安吻。太后遣彬與兵部尚書李燧典祭。彬吉服入。家人不得隨。既祭。太監張永知外謀。留彬燧共飯于宮外。頃之。太后下旨收彬及周琮。收者未至。彬微覺。向北安門疾奔。門者曰。有旨留總督彬。彬叱曰。皇帝安在。乃有旨批門者。門者擁之長隨十餘人追執而拔其鬚盡。城中觀者塞衢。歡聲如沸。時大旱。天雨頃之。縛周琮至。罵彬早聽我言。寧復至是。

時群臣哭泣。吏部尚書王瓊忽失班。蓋出謀魏英以圖是日。天下諸司封事上朝廷者以百餘。為於所格藏私第者。亦搜得三十餘。世宗即位。法司鞠彬反形已具。命磔于市。周瓈與子勑論。輒籍其家。黃金七十櫃。一千五百兩。白金二千二百櫃。一千金銀珠寶首飾五百二十箱。餘物不可勝計。

論曰。江總督与熹庙魏上。公皆以高年為其年者也。使正德更。有十六年。天啓更有八年。益過九千歲。或溢一。副威武者。不至。大將軍不止。此日所為及形。猶意之。雖然。周瓈臨市。曰。早听我言。是則有之矣。

嚴嵩子世  
書

嚴嵩，別號介溪，江西分宜人。生穎悟，瘦削而神玉以弘治乙丑進士，授翰林，請告歸鈴山讀書。十年乃出，文章清潤雅栗，交遊皆知名。嘉靖中，積資至禮卿，以和媚稱上，旨遂召入內閣。年六十餘矣，嵩科第先夏言位次之。言恃天子寵，傲然踞嵩上，而嵩事言甚謹，常具啓至言第，請言酒，言辭不見嵩布虛坐。展啓距讀，嵩每見言卑媿下氣，于是言以嵩為下已，勿防也。嵩尋以河套事怒言，故厲聲抗聞上所，言大驚。公平日乃不如是。言誅，而嵩為首相，寃念自幸于天子，即朝夕西北犯板房，不敢洗沐私家。天子稱嵩忠。

召對便殿、每至夜分、賞賜踰等、嵩相二十餘年、不近女  
精心○○上奉○○別以文章交驩士大夫○以朝政內委其子  
世蕃○九卿科道官有所請、則曰小兒識天下大體、可與  
商○世蕃以父任益工、部左侍郎、狡譎有機智、頗記識公牒、  
時四方多故、世蕃遇疑難事、皆能援已、然參所見以對。其  
父嵩依所對以聞。上時之。熟上意。嵩益謂世蕃能。世蕃嗜  
酒。竟誕姬妾。滿前。倚父寵。竊國柄。無忌。受四方財賄。累數  
百萬。有不得其意者。陰偕上旨。殺之。於時嘉靖之季。嚴氏  
之威震天下。京師稱大。卒。相然上在位。久要威福。自操  
事。出上意。嵩承夏言之後。不敢有可否。間有所左右。直

微引其詞。至其所必欲殺無所匡諭而已。世蕃既外引嵩  
所左右者。示德于天下。則凡上意所欲殺者。天下競指嵩。  
嵩嘗請上建延恩閣其里中。以奉貯所賜玄像及先後諭  
札。江西巡撫張岳給千金為之。或請益。岳不可。曰。此之為  
多矣。岳清。嵩走謝岳。伯夷之築也。林一新者。以僉事分巡  
嵩僕有不法。執笞之一。新入賀京師。嵩甚加敬禮。其能重  
賢如此。夫若此也。乃有鄧懋卿趙文華數輩。為世蕃狎客。  
光祿寺少卿白啓常者。至以粉墨塗面供世蕃歡笑。文華  
拜嵩為乾子。左密數從世蕃干預朝政。嵩妻死。上卹典過  
等。世蕃不欲獲還。嵩請之上。為奪情也。蕃挾客曲宴。擁姬

妾日歌舞。世蕃子效忠。安坐京師。兩廣都御史為上功。  
在軍前殺賊。效忠死。孫鵠襲廢。錦衣衛千戶。而嵩家僮羅  
龍文。列銜中書。齒縉紳間矣。家童年。世蕃所曬。士大夫之  
無耻者。競呼年別號稱為先生。不敢名也。刑部郎中徐學  
詩。都給事中厲汝進。錦衣衛經歷沈練。南京御史王宗懋。  
兵部郎中楊繼盛。周冕。給事中吳時來。刑部主事張翀。董  
傳策。先後論劾嵩。皆及於譴。繼盛至坐誅。沈練捶入妖人  
妄畫論死。朝野搖手。莫敢復及嵩。結納諸奄人。僨西內  
動靜。朝夕數至。嵩隨巨細。累金旁之。因得以將迎上心。與  
上無所忤。上雖微知世蕃外所為。念嵩嬌媚。不欲發。義之。

方士藍道行以箕進為下神上問群臣孰食箕畫沙相嵩  
貧天子心動外莫知也御史鄒應龍避雨一內侍所內侍  
為微言箕事應龍遂發嵩父子前後不法狀天子震怒令  
嵩致仕去世蕃戍烟瘴鵠與龍文皆邊遠充軍年銅於獄  
而宥孫鵠為民伏侍嵩差嵩既去天子思嵩佐奉玄謹惺  
之不樂世蕃揣知上意在也營金左右斂道行道行亦坐  
下獄論死世蕃不之戍所大治家第南京御史林潤復劾  
嵩通倭鹵且為亂詔潤即家逮世蕃下刑部獄籍其家嵩  
從傍視之歎曰吾壹不知至此時得怕一箱緣四角二角  
繫螳螂金鉤皆怪不知所用久之知奉為夫人經褲襦

有送白金溺器者。自署姓名其底。其穢籍如火。世蕃短湏肥體。眇一目。出赴西市。每至某處。輒報入上前。既誅。不知其屍所在。而嵩出宿於野寺。亦病死。

論曰。名諫如箕。以三字定嵩業。遇徐學詩。以下十餘輩。百口不啻也。嚴敗而猶能殺道行。則并至不能庇持箕者矣。介溪不過固寵。百法無不中。而世蕃賄濫摧傷。至不可說。知趙与鄆不足為分。宜羽翼也。嗟乎。天子能自為喜怒。猶有能借之為喜怒哉。

趙文華 駕懋

趙文華字榮嶺浙江慈谿人秀才時授館東家嘗使酒擲  
碎玉盃二坐上不顧以嘉靖中進士授兵部主事蔚然有  
文名坐不飭謫東平同知歷陞通政使以軋兒奉嚴嵩力  
嵩常詰上文華為人豪縱慄校好以氣勢凌人久之吏部  
尚書萬鍾推文華隕陽巡撫而兵科朱伯辰論劾隨之文  
華意不喜補外中鍾怒望上為點鍾并伯辰為民留文華  
輒陞工部侍郎是時倭大肆江以南文華上禦倭七事首  
言倭居海上宜禱海神以厭之上方尊事上玄得文華言  
合意遂罷兵部尚書聶豹而文華得視師江南以祭告海

神往文華。○忠雖贗貨殃民。中睚眦立盡。而時御木僕兵部尚書張經懷恨。慨平賊顧雅貴後。而所依大將何卿沈希儼老不任用。文華遂與御史胡宗憲朋自負。勸經坐誅。以倭無足滅。而倭益猖獗。乃又歸罪代經。周珫病不勝。而巡撫李天寵飲酒落事。于是天寵坐論死。而珫為民詔。以宗憲代天寵。巡撫浙江矣。時江南倭二股。一出掠于溧水。一據華亭之陶宅。溧水倭南下。滸墅關蘓松巡撫曹邦輔與僉事董邦政扼而殲之。文華欲攘其功。不得。乃與共搃陶宅。咸敗績。則掩已敗。而反劾邦輔及邦政不協進。于是削邦輔職功。而邦政逮問。給事中濬杖先後。爭之上。不聞也。

自是倭來日盛。浙東西破軍殺將。羽書狎聞。文華乃知倭未易猝圖。會遊擊曹克新、總兵俞大猷、小有充撻。遂云賊解。請歸。言零賊易了耳已而害日大。上疑之。數詰問相嵩。嵩為支吾以對。力請罷代。竝總督楊宜。而以宗憲填之。吏部尚書李默更推代宜者。不及宗憲。文華乃大恨。密奏默為張經報復。又其部試選入策目。用漢武唐憲。始以英銳興。晚節用匪人以致敗。累謗訕。無憂回奉公之心。上怒。論死默。而宗憲果代宜。文華為工部尚書。是時倭深入內地。久創亦漸衰。嵩詔上江南人引領望文華。文華出。與宗憲平之。方士製百花酒。文華以進上。曰仙酒。且稱臣師嵩。服

之故壽而未先與嵩言及上問嵩何以壽嵩答不以酒出罵文華何罔誣至是上賜文華衣文華飲嵩子世蕃所醉歸乃拜賜上聞之不憚或漸覺其贊歎江南諸州會奉命脩廟殿以觀于述職朝貢之使文華不促轉益怒全回籍而文華子錦衣千戶因憚請送父歸里而疏入之日犯上所禁封遂革文華職而削恩憚官邊戍之中外大快先是李默得罪時有文華故人賢書江宗上文華書極言坐默謗訛非是文華不咎文華嗜酒病蠱被斥後偶捫腹五臟悉出延時嚴黨號鄆趙最灼烈鄆名懋卿江西豐城人以嘉靖辛丑進士附嚴嵩拜軋兒驟陞都御史出巡省、鹽

務諸大鎮。凡餽索不下二三百萬。威震東南。妻隨巡裝。五  
妹與以十二女笄之。預選百人以次從。長令咸膝行蒲伏。  
至裂錦篩。創溺器。白金渥。之歷淳安。知縣海瑞供帳苟簡。  
先是懋卿來視所屬。例有私人論意。於是星百計求免督  
責。至是傳諭淳安。瑞熟其人。以聞。懋卿奪公論不得。  
已置諸法。畏瑞。迂道去。嗾御史袁鳴論調之。併及慈谿知  
縣霍興璣。瑞謁減。興璣落職。會御史鄭洛等。徒勅大理寺  
萬案太常卿萬雲龍連。懋卿不報。及嵩敗。嵩黨不及久之。  
嵩子世蕃棄戍歸。南御史林潤論劾。并及懋卿。坐削籍。尋  
坐巫黨。高貴侵匿。按問逮獄。上不豫。減兩淮鹽課四十萬。

皆係懋卿溢額。穆宗初立。戍於邊。

論曰。人臣不敬持權為甚。借權次之。分宜之借。則百毒  
於持權者。文華為再借。懋卿又借。猶復擢刺史。刻畫嚴  
半天下。夫借權者之中人。皆死而文華。懋卿所伏法。猶  
減等不足償。分宜則竟能野死也。未致人罪。

崔呈秀  
霍維

崔呈秀，字北且，涿州人。以萬曆癸丑進士，歷監察御史、巡撫淮揚，不自檢，吏科都給事中魏大中及河南道御史袁化中露章劾之。而草出御史李應昇手。呈秀詣應昇邸，叩頭乞哀，不奪。聽劾罷為民。迺因舊居停太監許秉彝得通逆奄忠賢，拜為軌父。忠賢為曲解之，得大用，歷工部尚書。天啓五年，三殿工起，忠賢以督視日與呈秀晤屏人私語。于是天鑒、同志、默將諸錄皆由呈秀達之在外。李魯生、徐大化、李蕃、曹欽、程第在內。王體軌、李永貞等線索呼吸，嘗修肅寧城垣，七年以保全寧錦功疏請晉忠賢王。

爵忠賢默然。諸助逆以駭聽且已。高攀龍已坐削籍。復矯旨逮之。攀龍沉河死。嘗勅樞輔孫承宗兵部方孔炤疏。爭之。遂奄為追論。巡淮時捕人王好賢功。并欲超遷其弟凝秀。孔炤皆不可。坐削籍。呈秀為傳燈線索者霍繼華也。嘗獻靈露飲于上。傅應星、孫遂賢、甥賢未敗病死。魏敗呈秀乞休。不允。尋坐魏黨。五虎列正法。其妾靈犀。自殺。送之子鐸。黨緣得中鄉榜。為科臣所訐。詔覆試午門。論曰。魏黨分兩截。初黨在內。則王体軌。李永貞等所乘。毒言寢為甚。繼之黨在外。自呈秀為席。而李魯生徐大化。李蕃。曹欽程等。凡呈秀。皆席禍延士。

大夫國運興俱。是故魏之黨無數。以一呈秀概之一呈秀推之。一呈秀意之可不盡錄也。請進上公以王爵。即忠賢夢中猶慄。而呈秀口出之不吃。忍矣哉。既死猶使妾寢屏。自殺以殉媚道。至精令人忘美。

